

造謠學校

$$\frac{22}{17.95}$$

造
謠
學
校

伍光建
梁實秋校并序

The
School For
Scandal

A comedy written by

Richard Brinsley

Sheridan

序

梁實秋

新月同人覺得很榮幸，於刊行英文名著百種叢書之始就首先得

光建先生的譯稿兩種，一種是高爾斯密的詭姻緣 (Goldsmith: She Stoops to Conquer)，一種就是這一部謝立敦的造謠學校 (Sheridan: The School for Scandal)。我們的叢書的條例上規定每一種譯稿都要有一篇介紹性質的序文，每一種譯稿都要有一個人負責校閱一遍。這部造謠學校的序文和校閱算是都由我勉強承乏了。現在我先說說我校閱的經過。伍光建先生恐怕是國內最有經驗的翻譯家了，他的譯述極富，他的譯筆實在是很靈活的，在頂困難的地方能有傳神之妙，我校閱這部造謠學校，實在是自始至終很愉快的一件工作。伍先生用的本子是牛津大學出版部的世界名著叢書本 (World's Classics)，經我參用 The Temple Drama



本比較研究，發現許多版本不同的地方。本來謝立敦的劇本是有許多不同的版本，他自己喜歡修改，同時戲院裏演員指導員也免不了隨時竄動，所以版本自然不能一律，這是應該聲明的。我將譯稿全部校過，又和伍先生商酌一番，我們很審慎的把這一部傑作貢獻給讀者。

*

*

*

在讀者尙未讀到正文之先，請容許我說幾句介紹的話。

謝立敦 (Richard Brinsley Sheridan) 於一七五一年十月三十日生於愛爾蘭之都柏林。他的祖父是湯姆士謝立敦博士，是綏夫特 (Switz) 的朋友，著名的機智多才。他的父親是一個演員，並且寫過一部綏夫特傳。他的母親寫過許多很成功的戲劇和小說。這樣的遺傳，很可以證明謝立敦的戲劇的成功是決非偶然的了。他幼時在哈婁讀書，並不十分用功，但是先生和學生都歡喜他。十八歲的時候他回到他的父親那裏，

和朋友一同從事翻譯拉丁作品，並試作笑劇。一七七〇年，全家遷徙至英倫附近之湯山（Bath），這是當時的貴族和時髦社會匯萃之區，所以謝立敦到了湯山之後不久就和一位著名的唱歌家的女兒沐來女士（Eliza Ann Linley）發生戀愛。這位女士的嗓音和美貌為謝立敦招出了許多的情敵；他們於一七七二年私奔，在法國喀雷附近祕密的結婚。爲了這件事謝立敦和人決鬪不止一次，還有許許多多的煩惱，因爲沐來女士的父親是極不讚成的。但是後來林來的父親也諒解了，於一七七三年正式結婚。一七七五年正月十七日，謝立敦的第一部喜劇情敵（The Rivals）在倫敦（Covent Garden）第一次開演。這是值得紀念的一天，因爲這是謝立敦初次獻身到戲劇。這戲連演了兩夜，結果是大大的失敗，因爲劇本太長，演時足歷五小時之久，並且排演不得人，角色也不稱，不過最根本的原因還是由於謝立敦那時是個無名作家。謝立敦受了許多報紙上

的抨擊和譏嘲。他並不氣餒，將劇本刪改一遍，在三月裏又重行排演，這一回是大大的成功，全國轟動，德國法國不久均有譯本排演。同年他又寫了一部笑劇聖拍吹克日 (*St. Patrick's Day*)，一部滑稽歌劇女傅 (*The Duenna*)，這部歌劇在那一季裏就連演了七十五夜。當時最著名的演員和舞台經理茄立克 (*Garrick*) 極器重他，茄立克年老退隱的時候，就把他的 *Drury Lane* 劇場的股份讓售給謝立敦。一七七七年他的斯喀波羅旅行記首先開演，但是觀衆顯然是失望。等到五月他的造謠學校纔初次在這個著名的劇場開演。次年，謝立敦和他的朋友們把這個劇場的其餘的股份完全收買了。一七七九年他的批評家又與觀衆見面了。這差不多是他的最後的一齣戲了，雖然他後來還有一部從考次比 (*Kozzebue*) 改譯的皮薩羅。謝立敦的戲劇生涯，就算是從此結束了。以後是他的政治生涯。一七八〇年，被選爲國會議員。他是當時的大演說家，彈劾華倫

海斯丁案給他一個最大的表現辯才的機會。但是他的幸運已經過了，失望和窮困跟着來了。一八〇九年劇場被焚，他的議員的位置也不久就失掉了。他有時竟因負債繫獄，只有三數友人還來撫慰他。到臨終時所負債額不過四千鎊，但是他竟飽受索債者的欺凌，死於一八一六年七月七日。葬於西敏斯特寺。

造謠學校是在一七七七年五月八日初次開演的。謝立敦寫這戲時寫得極慢，演員都等着他寫完最後的一幕，他在最後的一頁上寫着這樣的一行字：「好容易可寫完了，謝謝上帝！」劇院的人給他加了一個「阿門！」謝立敦寫這戲不是倉卒而就的，他是極細心的撰作的，修改過不止一次，現在我們讀的這個劇本實在是他幾度試驗過後的成績了。實在講，這部戲是兩部戲劇湊起來的，一部是造謠學校本身，在另一底稿上又名毀謗者 (The Slanders)，一部是另外一段故事，講一個老人娶

一個少妻以及兩弟兄的故事。在初稿上提爵士原名叫梭羅門提塞耳，是一個退隱的商人。謝立敦把這兩段故事穿插起來，曲折有致，雖然劇中關於造謠的部分差不多和其餘的部分沒有什麼關係，但是讀起來却不覺得這戲的鬆散。這是謝立敦的手段。造謠學校開演後立刻就受觀衆的歡迎，連演了二十夜，到了季終纔止，下季又連演了六十五次，後來許多年裏每星期內要演三次造謠學校。這個戲的盛名過了一個世紀以上不稍衰減。蘭姆 (Charles Lamb) 曾說，「我們年事日見衰老，然而想起當初看過造謠學校的全盛時代，也就差堪自慰了。」謝立敦自己從來沒有刊行過這個劇本，有人固請修正刊行，他就說，十九年來我努力修改潤飾但是至今還不能使自己滿意呢。所以這個戲的早年版本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我們很難說定那一種版本是謝立敦最後修正的定稿。

謝立敦在文學史上並不算是一個第一流的作家，他沒有一個嚴重的

哲學的觀點，他的戲裏沒有什麼深刻的倫理的含義，但是在英國的戲劇史上，他的確有一個位置。謝立敦的戲實在近於所謂的「復辟時代的戲劇」，雖然他不屬於那一個時代。在十七世紀末，一般批評家和社會人士反對所謂的戲劇的不道德，於是為英國戲劇開闢出一條新路，就是所謂的「傷感的喜劇」。這種傷感的喜劇是一種法國勢力侵入英國文學之後的繼續的表現，所謂「淚的喜劇」(Comedie Larmoyante)就是傷感的文學最明顯的一個型類。此地所謂「傷感」，包涵道德和訓世的意味。這種文學經過了五十年，又引起反抗的運動來了，這個運動是要把戲劇從道德觀念中解放出來，實在就是一種「歸返自然」。這個運動的首領就是高爾斯密 (Goldsmith)，繼起的就是謝立敦。這兩個愛爾蘭的喜劇家為英國戲劇史上添了一個新的時代，同時也可以說把英國的戲劇文學作了一個結束。自從謝立敦以後，英國的戲劇文學就不復存在了，——

悲劇自然有詩人去寫，但是大半不能演的，Melodrama 是多得很，並且還能幾千幾百次接連的演，但是寫出來不值得一讀。真正的戲劇而能成爲文學的，自從謝立敦之後，可以說是沒有了。一直等到十九世紀最後數十年，我們纔看見戲劇文學的復興。

我們讀謝立敦的戲，不能忘記這是十八世紀的戲。我們希望十八世紀的 *Comedy of Manners* 能像現代寫實劇那樣的近情近理，那是不可能的。謝立敦最擅長的是那機警靈敏的對話，無論多麼平凡的意思，經他一說，便來得俏皮，來得乾淨。這也許是愛爾蘭人民的特點罷？英國的大喜劇家差不多全是愛爾蘭人。關於這一點謝立敦真可以和康格雷夫（*Congreve*）媲美。謝立敦的戲的佈局也許是太繁複一點，這不能算是弱點，當時的戲確是喜歡用「陰謀的佈局」（*Intrigue*），不過像造謠學校這樣，雖然繁複，我們確可看出頭緒，絲毫不感覺情節的紊亂。這個

戲的好處，我應當留給讀者自己去領略，我要說明的是，這齣戲是活的文學（凡是好的文學沒有不是活的），到現在一百多年，這齣戲永遠是喜歡戲劇的人的一個極大的喜悅。

造謠學校

登場人

男人

提爵士 Sir Peter Teazle

薛爵士 Sir Oliver Surface

薛約瑟 Joseph

薛查理 Charles

刻先生 Crabtree

巴爵士 Sir Benjamin Backbite

勞理 Rowley

摩西 Moses

特力 Trip

西尼 Snake

克利 Careless

班爵士 Sir Barry Bumper

女人

提夫人 Lady Teazle

瑪理 Maria

施夫人 Lady Sneerwell

甘太太 Mrs Candour

第一幕

第一場 在施夫人家裏。

(施夫人坐在梳粧台旁邊；西尼喝諸古律茶。)

施夫人 西先生，你說那兩段新聞已經登了報麼？

西 夫人，已經登報了；原是我作假筆迹親手抄的，無人能疑心是從那裏來的。

施夫人 你會遍散謠言，說畢夫人同坡大佐的密謀麼？

西 我一切都布置好了，能如夫人的心願。按常理說，二十四點鐘之內，總要吹到柯太太的耳朵裏；夫人是曉得的，只要柯太太聽見了，隨後人人都曉得了。

施夫人 可不是，柯太太是很有本能的人，又很勤的。

西 夫人，是的，她總算是一位造謠言的好手，辦得很有成效。我來算

算，她打散過六次婚姻，令三個人不能承繼家產；強逼四位小姐偷嫁人，四位小姐被禁在家；令九家夫婦分居；令兩家人離婚。我還曉得她在報上登過男女兩人對面密談，其實這兩個人，一生都未見過面。

施夫人 她真有本事，可惜人太粗些。

西 的確是這樣——她的策劃很好，既好搖舌，又有胆子製造；可惜她得太過火，過於失實。她所缺的是輕描淡寫工夫。誣贖人要誣贖得有味，夫人造謠言，却有這種特長。

施夫人 西尼，你這是奉承我的話。

西 並不奉承——人人都說施夫人誣贖人並不費事，只要說一句話，看一眼就夠了，別人造謠言，雖還有多少事實作根據，造出許多詳細情形來，也還趕不上夫人你那一句一眼的力量。

施夫人 西先生，是的；我一出力就收效果，令我滿意，我不瞞你，我

是承認的。我少年的時候，受過謠言的害，我老實對你說，從此以後，我專以造謠言爲樂，我要把人拖下來，要她們同我一樣的受被人輕視損失名譽的害。

西 這是很自然的事。施夫人，你近來委我作一件事，我承認我不曉得夫人是什麼用意。

施夫人 我猜你的意思是指我的隣居提爵士及他家裏的事，是不是？

西 是的，這一家人家，有兩個少年，父死之後，就是提爵士當他們的保傅。老大的人品極可愛，人人都說他好；老二是個浮蕩少年，國中算他最好花錢，既無人品，又無朋友；老大是愛慕夫人的，夫人也最喜歡他；老二愛的是瑪理，瑪理也是薛爵士保傅的，老二承認瑪理也愛他。論到事面，你既是一位爵士的寡婦，又有錢，爲什麼不同有人品有希望的薛約瑟（老大）成其好事，我實在不明白；你爲什麼一定

苦苦的出力設計要破壞薛查理（老二）和瑪理兩人彼此間的愛情，我更不能明白。

施夫人 你大惑不解麼？我立刻同你說破；我要告訴你，我同薛約瑟相好，其間是毫無愛情。

西 無愛情呀！

施夫人 約瑟其實是愛瑪理，或是愛她的財產；但是約瑟看見自己的親兄弟是他的勁敵，不能不把真心事蒙起來，樂得我幫他的忙。

西 雖是這樣說，夫人爲什麼利於他得勝利，令我更糊塗了。

施夫人 你爲什麼這樣糊塗！我有一個弱點，我自己都覺得難爲情；連你，我都不好意思告訴，難道你猜不出來麼？那個浮蕩子，那個亂花錢的，那個破了產，聲名掃地的薛查理，却是最戀愛的，我費了許多苦心，造了許多謠言，我都是爲他，我只要得着他，我什麼都肯犧牲。

牲，你還不明白，一定要我承認麼？

西 經你解明，我就明白你的行爲了：但是你和約瑟爲什麼這樣秘密？

施夫人 這是彼此兩利的事。我久已看破他這個人了。我曉得他是個假道

學，是個自私自利的人，是個心懷惡意的人——總而言之是個壞蛋；

他當着提爵士及朋友面前，冒充一個謹慎少年，有知識，良善君子。

西 是的，提爵士說他是英國有一無二的人——他稱他是個多情的人。

施夫人 真有這件事——他使出他的道德和奸詐，居然令提爵士完全幫

他，在瑪理面前替他說好話；可憐那個查理，在提爵士家裏，沒得一

個人替他說話，但是我恐怕瑪理的心，却是他的好朋友，替他說話，

我們要想法子抵制瑪理才好。

(僕人登場)

僕 薛先生到。(約瑟，譯者註)

施夫人 請。(僕人下)他大概總是這個時候來見我，怪不得人家說他是我的愛人了。

(辭約瑟上)

約 施夫人，你今天好呀！西先生，你好。

施夫人 西尼正在這裏譏笑我們彼此相親愛的事；我把我們真意思告訴過他了。你是曉得的，他很替我們辦過事，我們相信他，是不錯的。

約 西先生是一個有感覺的人，是一個善觀事勢的人，我是不能疑心他的。

施夫人 夠了，夠了，不必說恭維話了；你告訴我你什麼時候見瑪理的——更要緊的一句話，我要問你幾時看見你兄弟查理。

約 我自從見過夫人之後，他們兩個人，那一位我都未見過；我却可以告訴你，他們兩個並未見面，你所造的謠言已經很令瑪理難受了。

施夫人 呀！西尼！這是你的大功；但是你兄弟的爲難更有增加麼？

約 時時刻刻增加。有人告訴我，昨天又有官差拿他家裏的東西，總而言之，他的奢侈浪費真是聞所未聞。

施夫人 可憐的查理！

約瑟 夫人，他真是可憐；他雖然犯了種種過惡，我禁不住不憐憫他。

可憐的查理！我願我有力量幫他一個大忙；雖然說他有許多過犯，原是自作自受，但是手足之情原是天性，若是當哥哥的不替弟弟擔憂，

就應——

施夫人 算了吧！你又來裝道學了，你忘記了我們都是你的好朋友。

約 哈，可不是！我把這番假道學話留着，對提爵士說吧；——但是我們應該救瑪理，不令她受那個蕩子的害，這是一件好事；若是要救那個蕩子，惟有夫人這樣你有較高的才藝和知識，才能辦得到。

西 施夫人，有客來：我告辭，回去抄我剛才對夫人說過的那一封信。

——薛先生，我告辭了。（西尼下）

約 西先生，我們再見吧。——施夫人，你還相信這個人，我心裏很難過。

施夫人 這是爲什麼？

約 我近來偵探得他常常同勞理商量，勞理從前原是我父親的總管家，他這個人向來是同我不對的。

施夫人 據你看來，西尼會賣我們的麼？

約 這是當然的事：——施夫人，你牢記我的話，西尼這個人是毫無道德的，他既作壞事，也不能作到底，還是靠不住的。——呀，原來是瑪理！

（瑪理上）

施夫人 瑪理，我的寶貝，你好麼？——你爲什麼這樣？

瑪理 咳！我有一個最討厭的向我求親的人，巴爵士，剛才見我的保傅，帶了他的名聲最臭的長親 (uncle) 刻先生，一同去見的；我只好溜出來，跑到你這裏躲避。

施夫人 只爲的這件事麼？

約 設使是我的兄弟查理去見，瑪當，你當不至這樣的受驚了。

施夫人 不是的，你責人太嚴重了；我敢發誓說，真正情形是因爲瑪理聽見你在我這裏。——瑪理，巴爵士作了什麼事，令你躲避他？

瑪 他並沒作什麼事——我爲的是他說了幾句話：他說的話把全數他的朋友都誣贓到了。

約 最不好的就是不認得他，也沒得便宜，——無論他不認得的人也罷，他的最好朋友也罷，他是一樣的躑躅；他的長親巴爵士同他是一

樣的壞。

施夫人 呀，我們却要原諒他——巴爵士是一個善說俏皮話的人，又是一位詩人。

瑪理 夫人，在我看來，若是俏皮話裏頭帶着惡意，這種俏皮話就不足敬。——薛先生，你的意思怎麼樣？

約 瑪當，一定不足敬；凡是一句笑話，刺他人的心的，我們若是發笑，就變作刺他人的心的人。

施夫人 啐！——說俏皮話一定要帶點傷人的意思：一句好俏皮話的惡意就是掛在他人身上的刺。——薛先生，你看怎麼樣？

約 夫人，可不是；談話若不帶點嘲笑就太無味了。

瑪 我不辨論造謠言可以到什麼程度；但是造謠言的人，總是可鄙的。我們看不起人，因為我們自己驕傲，妒忌，爭強，還有一千種的動

機；但是男人造謠言傷人，一定有女人的怯懦然後能夠誣贗人。

（僕人上）

僕 夫人，甘太太在樓下，夫人若是有工夫見她，她就下車。

施夫人 請。——（僕人下）——瑪理，這位甘太太合你的口味；因爲甘太太雖是太喜歡說話，人人都說她好脾氣，是頂好的一個女人。

瑪 是的，——假裝好脾氣，假裝良善，他間接的傷人，比刻先生的直接傷人還利害些。

約 施夫人，這是很確的；我一聽見潮流是反對我的朋友們，我一曉得是甘太太替他們辨護，他們的危險更大。

施夫人 不要說了，她來了。

（甘太太上）

甘 施夫人，你這幾天好呀！薛先生，你有什麼新聞呀？——新聞也不

相干，因為我們聽的都是謠言。

約 太太，可不是。

甘 瑪理，好孩子——你同查理的事體怎麼樣啦？你們兩個人散了嗎？

我猜是因為他太過浪費了——此地人談的都是這件事。

瑪 是麼！此地的人無別的事好作，只是說短論長，我替他們難過。

甘 好孩子，你說得對：我們有什麼法子攔阻他們不說話呢？我承認我

聽了很難過，我又聽見你的保傅提爵士新近同提夫人很不對，我聽了

也是很難受的。

瑪 世人這樣好管閒事，真是太過無禮了。

甘 好孩子，可不是：但是有什麼法呢？人是要說話的——無法攔阻他

們；我昨天才聽見說加小姐 (Gadabout) 同斐爵士 (Sir F. Flist) 私

奔了——我們聽來的話原不足信；但是我聽的話，都是很靠得住的人

告訴我的。

瑪 這種話都是謠言。

甘 好孩子，原是謠言——造謠的人太過不知羞恥了！但是世人是最好批短論長的，毋論什麼人都逃不了他們的批評。——譬如說，誰人能夠疑心你的朋友培小姐 (Miss Prim) 會作欠分寸的事呢？但是世人的心眼是壞極的了，他們居然說上一個星期，當培小姐正要同教跳舞的先生上車逃走的時候，她的長親 (uncle) 把她攔住了。

瑪 我敢保這都是無根的謠言。

甘 我也敢發誓說是無根的謠言；大約同上月所傳的新聞一樣無根：

上一個月許多人傳說費太太同喀大佐的事；——但是這件事並未解釋清楚。

約 他們任意造謠，實在是奇怪。

瑪原是可怪——但是據我看來，播散謠言的是同一的犯罪。

甘是呀；造謠言的同散謠言的，是一樣的壞，古人原有這句話，是很有道理的話：但是我已經說過了，有什麼法子呢？我們怎麼樣能夠攔止人家說話呢？今天柯太太 (Mrs. Cluckie) 才對我說，洪先生和洪太太居然成夫婦，如他人一樣了。柯太太又對我說了幾句話，微露其意，說是隔壁一條街，有一個寡婦，把癩脹病治好了，肚子的樣子同從前一樣。那時候塔 (Tattie) 小姐站在旁邊，說柏 (Buffalo) 爵士在一個頗不名譽的地方找着他的夫人；又說卜 (Boquiti) 爵士同桑 (Barner) 先生，因為相類的嘔氣事，要決鬪。——天主在上，你以為我願意布散這種謠言麼？——不是的，不是的，我剛才不是說過了嗎，布散謠言的，同造謠言的，是一樣的不好。

約呀！甘太太，假使人人都如你這樣的能忍，如你這樣的好脾氣！

甘 薛先生，我供認我不能忍受聽見有人背後造人的謠言；若是有不良的環境發生，與我們的知交不利的，我向來都是向好處想。——我順便問你，我盼望你的令弟不是完全毀了？

約 太太，我恐怕他的情形很不好。

甘 呀！我也聽見這樣說——但是你必定告訴他不可灰心；不得了的人不止一個，——斯貴族，史爵士，昆大佐，尼先生，我聽說，在這一星期內都是不得了的；查理若是也不得了，他看見大半他的朋友都是不得了的，也可聊以自慰，你是曉得的。

約 瑪當，大可以自慰，這是無疑的了。

(僕人上)

僕 剎先生，巴爵士到。(僕人下)

施夫人 瑪理，你看見了，向你求親的人追隨你到這裏；你是不能逃的

了。

(劉先生巴爵士上)

劉 (劉先生與巴爵士姑作舅甥稱呼 譯者註) 施夫人，我同你的手接吻。——甘太太，我看你是不認得我的外甥巴爵士，太太，他是一個會說俏皮話的，又是一個好詩人；施夫人，你說是不是？

巴 舅舅，你不要說了！

劉 你實在是是的；說到串隱名戲，隱語戲，他是國中一把好手。上星期菲夫人的帽子上的羽毛着了火，他就寫了幾句譏諷詩，夫人聽見過麼？外甥你何妨念給夫人聽；昨晚杜太太開茶會，你登時編隱語戲，你何妨再演一次，來來；——第一個是魚的名字，第二個是一位海軍將官的名字，和——

巴 舅舅，我求你——

刻 夫人，你若是曉得他不假思索就編出來，你聽了也要詫異的。

施夫人 巴爵士，你向來不刊行你的著作，我却詫異。

巴 夫人，我對你老實說吧，刊行著作原是一件俗事；因為我的小著作，不過都是挖苦人的話，我見得分送給朋友，切囑他們不要漏洩，播傳得更廣。我却有幾首寫愛情的詩，倘若可以博得這位瑪當一笑，我的意思是要刊行公布的。

刻 瑪當，這幾首詩能使你名傳不朽！——你名揚後世，如同佩脫拉克的羅刺(Petrarch's Laura)或窩勒的薩克理莎(Waller's Sacharissa)一樣。

巴 是的，瑪當，我看你一定喜歡這幾首詩的，你看見印在紙上，詩句如同一條小河，迂迴曲折在紙邊上流，這是最雅的事。

刻 這是不錯的——諸位可聽見新聞？

甘 先生，你說的是某——

刻 太太，不是的，不是的。——我說的是奈小姐快要嫁她的跟人。

甘 不能！

刻 你問巴爵士。

巴 太太，這是一件真事；什麼都布置好了，辦喜事的號衣都定了。

刻 是的，——有許多人說有緊急的理由要辦。

施夫人 我也聽見過些消息。

甘 這是不能夠的事——奈小姐原是一個小心謹慎的女人，有誰肯相信

這種的謠言。

巴 這就是人家聽了立刻相信的原因，因為她向來都是很小心很拘謹的，是以人人都相信其中必有緣故。

甘 可不是麼，如她這樣小心謹慎的女人有了謠言，也是要受致命傷的，如同身體強壯的人害熱病，也是要送命的。世上却有一種人，名

譽向來是不甚佳的，如同常常有小病的人，她却站得住，名譽好過一百個拘謹的女人。

巴 太太，你說得不錯，——名譽亦有虛弱的，如同身體有虛弱的一樣；凡是犯這種病的人，曉得自己虛弱，不敢吹風，小心謹慎，以補不足。

甘 也許是有錯，巴爵士，你是曉得的，一點兒的小事，會發生極能傷人的謠言。

刺 太太，這是有的，我敢發誓。上一個夏天排小姐在某處避暑，把名聲也丟了，把愛她的男子也丟了，你聽見說麼？——巴爵士，你記得麼？

巴 哦，我很記得——是頂好笑的事體。

施夫人 請你告訴我，是怎麼一回事？

刻 有一天晚上，在潘太太家裏聚會，會談之間，偶然談到在英國養那佛斯 (Nova Scotia) 縣羊。座中有一個少年女人說，我曉得，——因為排小姐，她是我的親戚，她有一隻那佛斯縣羊，一胎生了兩個。——座中有一位但老夫人，耳朵是聾的，聽不清楚，就問道，排小姐一胎生了兩個麼？——這句話原是說錯的，引得座中人大笑。誰知第二天早上到處都傳說，過了幾天，全個市鎮都相信，排小姐一胎產兩個，一男一女；不到一個星期，就有許多人可以指出誰是這兩個孩子的父親，這兩個孩子寄在什麼鄉下人家喂奶。

施夫人 太奇怪了！

刻 我告訴你，這是事實呀。薛先生，我請問你，我聽說你的伯父薛爵士快回來了，是不是？

約 我却不曉得。

刻 你的令伯在東印度多年，我看你是不認得他了。他歸來聽見你的兄弟那樣胡鬧，心裏是不安的。

約 查理誠然是不謹慎，但是我盼望沒得好管閒事的人在薛爵士耳朵邊說他的閒話。我的兄弟還可以改過的。

巴 他或者可以改過：在我的一方面，我絕不相信他完全無宗旨有如他人所說的；況他雖然是失丟了許多朋友，有人告訴我，猶太人却很說他的好話。

刻 你說得是。假使猶太人羣住的地方劃作一區，查理當然是這一區的區長。——在那區裏是無人不歡迎他的；我聽說他每年納他們許多年金；毋論什麼時候查理病了，這些猶太人在他們的教會裏祈禱他的病速愈。

巴 却無別人比得上他那樣要闊的了。他們告訴我，當他請客的時候，

座中總有十幾個債主；還有二十多個討債的買賣人在客廳等着，每位客人的背後都站着一位幫同討債的官吏。

約 諸位朋友，你們在這裏說覺得很有趣的，你們却不管我當哥哥的，聽了難爲情。

瑪 他們有意糟踐人，令我難受。——施夫人，我覺得不好過，我告辭了。（瑪理下）

甘 可憐她，她臉上很變色。

施夫人 甘太太，請你隨着她：她許要你幫忙。

甘 夫人，我就跟隨她，可憐這個女孩子，誰曉得她是什麼情形呢？

（甘太太下）

施夫人 並不爲別的，她受不住人家說查理的閒話，他們兩個人雖然是
不和，她不願意聽這種閒話。

巴 這位小姐的意向，是顯而易見的。

刻 你却必不可因為這個緣故不做到底：——你跟隨她，把她敷衍好了。你何妨把你的詩念給她聽。來，來，我幫你忙

巴 薛先生，我並非有意傷你；但是你的兄弟算是完了。

刻 可不是完了，一個錢也不能借了。

巴 我聽見說，凡是可以挪得動的東西，都賣光了。

刻 我見過一個從他家裏來的人，什麼東西都賣完了，只剩了幾個空酒瓶，忘了拿走，還有幾幅家庭的畫片，是鑲在牆板上的——

巴 我還聽見許多不利於他的故事。（作欲去狀）

刻 他作了好幾件卑劣的事，那是一定的。

巴 雖是這樣說，他總是你的兄弟——（作欲去狀）

刻 我們再見的時候，再全數告訴你吧。（刻先生巴爵士下）

施夫人 哈！哈！他們若未把人糟躐完了，是捨不得走的。

約 他們這樣躐躐人，不獨瑪理不願意聽，連夫人你也不願意聽。

施夫人 我們以爲瑪理戀愛管理很深的，也許尙未到這個程度。但是他們一家今晚都到我這裏來，你不如就在我這裏吃飯，我們還可以有機會窺探他們的情形；當下我去設法作壞，你在這裏研究愛情。

第二場 在提爵士家

(提爵士上)

提 一個老不娶妻的人，忽然娶一個少妻，還能夠盼望什麼好麼？我娶了提夫人有六個月了——這六個月裏頭，我簡直的是不如一條狗！我們往教堂的時候，彼此的言語就有些衝突了，教堂鐘還未敲完，我們兩口子幾乎大鬧起來。當我們度蜜月的時候，我幾乎怒到氣都喘不出來，我的朋友還未同我道完了喜，我已經完全失丟了我的家庭的樂趣

了。我當日却很小心的擇偶的了——我挑選的是一個女子，完全生長在鄉下的，至多不過穿一件緞袍子，不曉得什麼叫作奢華，每年不過到一次大跳舞會，不曉得什麼叫作吃喝頑樂。現在却不然了，這個市鎮上毋論什麼奢侈，毋論什麼出風頭的事，都有她一分，還充老行家，好像她一輩子並未見過田野的。我的朋友們笑我，報紙上還要嘲弄我兩句。這位新夫人浪費我的家財，專同我反對；最不好的是，我疑心我戀愛她，不然我怎麼樣肯受這許多氣。雖是這樣說，我不要沒出息，供認出來。

(勞理上)

勞——哦！提爵士，是我：爵士好呀？

提——老勞，我覺得很不好，很不好。我碰見的都是反對我的事，不如意的

勞 自從昨天以來，有什麼事騷擾你？

提 對一個有妻室的人，問這句話，問得很好。

勞 不是的，我很曉得，提夫人不是令你不安的原因。

提 難道有人告訴的，提夫人已經死了麼？

勞 來，來，提爵士，你們兩口子雖然脾氣不對，你是戀愛她的。

提 老勞，完全是她的錯。我自己原是脾氣最好不過的人，我恨的就是

令人麻煩的脾氣；我一天何止告訴她一百遍。

勞 是麼！

提 是的；最奇異的就是我們兩口子每次吵嘴，總是她不對的！但是施

夫人，還有施夫人的一黨，都鼓勵她發脾氣。這還不算，我所保傅的

瑪理，我原是有權管她的，她也拿定主意造反，我替她挑選好一個

人，叫她嫁他，她絕對的不肯嫁他；我猜她的意思是要嫁他的浪子兄

弟。

勞 提爵士，你曉得的，我對於這兩個兄弟，見解與你不同，我惟有望你不爲那個年長的所欺。我看那個小的查理，將來總有回頭的日子，我敢拿我的性命作保的。他們的父親，原是我的老主人，當少年的時候，幾幾乎也是這樣的亂走胡爲；但老主人死的時候，却無一個更爲慈善的人追悼他。

提 老勞，你錯了。你是曉得的，當他們的父親死後，我是他們的一種保傅，等到他們的伯伯薛爵士給了他們許多錢，我才不照管他們；我很有機會判斷他們兩個人的心地，我的判斷，一生沒有錯過。約瑟誠然是當代的少年的表率。他是一個很有道德的人，口說什麼，就作到什麼。至於他的兄弟，你謹記我的說話，假使承受過一點道德，早已和他所承受的財產一切都花光了。呀！我的老朋友薛爵士，若是曉得

他分給他的錢是怎樣花完了的，一定是要氣死的。

勞 我看見你這樣十分利害的反對他，我心裏很難過，因為他正走到緊急關頭。我來告訴你一件新聞，你聽見了，是要詫異的。

提 什麼新聞！你告訴我。

勞 薛爵士真是到了，已經在本地了。

提 怎麼呀！你真是令我詫異。我以為你不盼望他本月就可以到的。

勞 我原不盼望的；但是這次的船走得非常之快。

提 好呀，我很喜歡見我的老友。我們有十五年不見了。我們從前是常在一起的：——但是他還是切囑我們不告訴他的兩位姪兒麼？

勞 他切囑我們不許告訴。他的意思是要在暗中試驗這兩個姪兒的心地。

提 呀！用不着什麼方法試探他們兩個人的長短——讓他試探：我來問

你，他曉得我娶了親麼？

勞 他曉得。快要來同你道喜。

提 這不是對犯癆病的人舉觴祝壽麼？呀！薛爵士要笑我。當日我們兩個人是同聲嘲笑娶親的人，他却能篤守宗旨，始終不變。——他不久就要到我家裏了！我立刻吩咐預備歡迎他。——老勞，你切勿吐露半句，說我同提夫人不和。

勞 我一定不說。

提 他若是曉得了，他不知怎樣的笑我，叫我難受；上帝饒我呀！我要裝出來，叫他以爲我們兩口子是很和氣，很歡樂的。

勞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但是你要很小心，當他在你們家裏的時候，你們兩口子切勿失和。

提 我們一定要這樣。——可是辦不到。呀！老勞，一個老夫娶少妻，

他應受——不是的——所受的罰，隨同所犯的罪同來的。

第二幕

第一場 在提爵士家

(提爵士提夫人上)

提爵士 提夫人，提夫人，我是不受的！

提夫人 提爵士，提爵士，你願意受也罷，不願意受也罷，隨你的尊便；但是我喜歡怎麼作，就怎麼作，我是一定作。你說什麼呀！我雖然是鄉下受教育的，我很曉得倫敦的時髦女人，一經出嫁之後，是無人能過問的。

提爵士 太太，很好，很好；據你說來，丈夫是無勢力，無權的？

提夫人 權麼！一定是無的；假使你要有權管我，你應該拿我當承繼女兒，不該娶我作太太；你的年紀夠大，可以當我的義父了。

提爵士 我年紀夠老麼！這就是了。提夫人，我雖然可以受你的壞脾

氣，使我不歡，我却不能讓你亂花錢，毀了我。

提夫人 你說我奢侈麼！我不見得比時髦女人更奢侈。

提爵士 瑪當，我不許你再浪費許多錢買無意思的奢侈品了。你冬天花那麼許多錢買花，裝飾你的梳裝房，足夠把一座大廟變作唐花鴨，也夠當耶穌誕開野景大會的了。

提夫人 提爵士，天冷花貴，你能怨我麼？你該同天氣發脾氣，不該同我發脾氣。我是很願意周年都是春天，玫瑰花長在我們脚下。

提爵士 瑪當，假使你是生長在富貴人家，享受過這種奢侈日子，我就不怪你說這樣的話；你却忘記了我娶你的時候，你是什麼光景。

提夫人 我沒忘記；那是很不適意的光景，不然的話，我絕不肯嫁你的。
提爵士 瑪當，是的，那時候，你所處的光景，很有些不如現在，很寒
塵的：——你不過是一個小鄉紳的女兒。提夫人，你要記得我第一次

看見你的時候，你坐下繡花，穿了一件好看的有花袍子，身邊掛着一串鑰匙；你梳的很光的圓頭，屋裏掛了許多綫織的果子，是你親手織的。

提夫人 是的！我很記得，我當日過的很奇怪日子。我每天都要巡視牛棚，管理雞鴨，鈔食譜——還要替伯母 (aunt) 的小狗梳身上的毛。

提爵士 瑪當，當時你的確是這樣。

提夫人 我晚上的消遣，你是曉得的。在袖口花邊上畫花樣，材料又不夠；同小教士鬪牌 (Play Pope Joan)；讀一篇講經文給伯母聽；有時我的父親獵狐回來，我還要老坐在小風琴前面，亂彈一番，引父親睡覺。

提爵士 我很喜歡你有這樣的好記性。瑪當，是的，我是從這種消遣中，娶到我家的；但是你現在一定要大馬車；——轎前還要三個粉

白頭髮的家人；到了夏天一定還要有兩匹白馬拉你到甘辛登花園。我猜你却忘記了從前你是兩個人騎一匹馬，你在家人背後，那匹馬還是拉車的馬。

提夫人 我發誓我向來沒作過這種事；我不承認家人和拉車的馬。

提爵士 你當時的情形就是這樣；你嫁了我之後，你是什麼樣呀？我叫你作一位時髦女人，有錢人家的夫人，有爵位的夫人；總而言之，你是爵士的夫人。

提夫人 很好了，此外只還有一件事，你可以作到的，就是——

提爵士 我猜，你要我把你作到我的寡婦，是不是？

提夫人 哼！哼！

提爵士 瑪當，我謝謝你，你却不要高興；你的行爲雖然驚擾我的安寧，却不能傷我的心；我却謝謝你示意。

提夫人 你爲什麼竭力的令我不適意，我要花幾個零碎錢，你爲什麼攔阻我呢？

提爵士 你嫁我的時候，你有幾個零碎錢花麼？

提夫人 提爵士，你不願意我時髦麼？

提爵士 什麼時髦！你未嫁我之前，你有什麼時髦可講？

提夫人 我以爲你願意人家說你的夫人有雅尙。

提爵士 你又說了，瑪當，當你嫁我的時候你無雅尙！（語意是解作不

識人，卽謂她嫁錯人，無意中自加貶辭 譯者注。）

提夫人 提爵士，這句話很不錯；我既嫁你之後，我承認我再不能說雅尙的了。提爵士，倘若我們吵完了每天照例的吵嘴，你可以讓我到施夫人家裏赴約。

提爵士 還有一件好事——你在她家裏認識了一羣寶貝。

提夫人 不是的，提爵士，他們都是有位分有錢的人，最顧名聲的。

提爵士 他們是很顧名譽的；他們很顧自己的名譽，却不管他人的名

譽！這一羣寶貝！這一羣人專造謠言，毀人名譽，是該問罪的。

提夫人 你說什麼，難道你要禁止自由言論麼？

提爵士 他們也教你造謠言，你躑躅人同他們一樣。

提夫人 我相信我造謠言，也還造得好，但是我躑躅人，並不是有意傷

害人。當我說他人一句不中聽的話時，我原是開頑笑，完全是一番好

意；故此我當他們說我的閒話也是一番好意。提爵士，你記得麼，你

答應過到施夫人家裏。

提爵士 也好，我姑且到她那裏看看，保護我自己的名譽。

提夫人 既是這樣，你趕快的隨後來，不然你是來不及的了，我與你

暫別了。

(提夫人下)

提爵士 我有意規勸她，我所得不少；她反對我的時候，她的神情有多麼可愛，她表示她看不起我的乾綱時候，又怎樣的令我見了歡喜！也罷，我雖然不能使她愛我，我同她吵嘴也是滿意的；她盡其能力麻煩我的時候，她的姿態最好看。

第二場 在施夫人家裏。

(施夫人，甘太太，刻先生，巴爵士，薛約瑟上)

施夫人 不能，我們一定要聽。

約 是的，是的，我們要聽俏皮話。

巴爵士 哦，舅舅，不過是幾句胡話。

刻 不是的，不是的，出口成章的東西，說得很聰明的。

巴爵士 諸位夫人太太們，你們先要曉得這件事的環境。上星期有一

天，谷夫人坐一輛小四輪馬車在公園兜圈子，她要我作幾句詩詠她的馬；我立刻取出我的袖珍本子出來，一揮而就，寫出下列的幾句詩。詩曰：誰人見過這樣兩匹好馬；他人的馬是小丑，惟有這兩匹馬是麴條；我這樣稱呼這兩匹馬並不是錯，因為馬腿這樣細，馬尾這樣長。刻 諸位夫人們要曉得，這是馬鞭一響就做成的，況且還是在馬上做的。

約 巴爵士，真是一位詩神，還是騎馬的詩神。

巴 先生，算不了什麼！算不了什麼！

（提夫人，瑪理上）

甘 我一定要抄一份。

施夫人 提夫人，提爵士來麼？

提夫人 他一回就來同夫人請安。

施夫人 瑪理，你神色嚴肅。來，來，你坐下同約瑟關紙牌。

瑪 我不喜歡關牌——你既喜歡，我就坐下關。

提夫人 薛約瑟先坐下同她關牌，我却覺得詫異；我以為他應該趁提爵

士未到之前，同我說話。（走開）

甘 你專造謠言，我不同你在一起了。

提夫人 甘太太，爲什麼？

甘 他們不承認維小姐長得好看。

施夫人 她是一個美貌小姐。

刻 你說她好看，我很高興。

甘 她臉上有新鮮顏色。

提夫人 新鮮抹上的時候，是新鮮的。

甘 說什麼！我敢發誓，她的顏色是自然的；我曾經看見她臉上的顏色

有(去)隱有(來)現的時候。

提夫人 我相信你看見的：到了晚上顏色就去了，到了早上，顏色又來了。

巴 瑪當，真是這樣，她的顏色，不獨或來或去，她的女僕還可以拿來拿去呢！

甘 哈！哈！哈！我最恨你說這樣的話。但是她的姊妹現在或從前是很美的。

刻 誰呀！你說的是愛太太麼？天主呀！她今年至少也有五十六歲了！
甘 你實在是太糟踐她了；最多不過是五十二三歲——她不像老過五十二三歲的人。

巴 看她的神色是不成的，我們要看她的臉，才能決定她的歲數。

施夫人 倘若愛太太費了許多事補救年歲的蹂躪，你必定要承認她補救

的方法是很巧妙的；她比奧寡婦強得多，奧寡婦很不小心亂七八糟的在臉上搨了許多粉。

巴 施夫人，你待這位寡婦太過苛刻了。來，來，她並不是不善上色的——她搨完臉的時候，塌鬚子，臉同鬚子却並未接連得好，故此她很像一個修補過的石像，古董家一看，就看出來頭是新的，身子是古的。

刻 哈！哈！哈！你說得好！

甘 哈！哈！哈！你令我發笑；我老實說，我很恨你。——你看鮮小姐怎麼樣？

巴 她有很好的牙齒。

提夫人 是的，因為有好牙齒，故此當她既不是說話又不是笑的時候，（她不常笑的）她不完全合攏她的嘴，常離一點縫，好像是——這樣。

(作露齒狀)

甘 你怎麼能這樣隱瞞人？

提夫人 不然，我却承認她比蒲太太還好些，蒲太太嘴裏是沒得門牙了，很費事的遮掩這個缺口，她極力合攏她的嘴，很像錢箱的縫，她所說的話，好像是從旁邊溜出來的——好像——是這樣——，瑪當，你好嗎！瑪當，我好。

施夫人 提夫人，好嗎；我曉得了，你很能夠刻薄。

提夫人 要辨護一位朋友，我不能不說公道話。提爵士來了，大煞風景了。

(提爵士上)

提爵士 諸位夫人，我來同你們請安了。——可了不得！你們都到齊了！我猜，你們把他人們都躑躅完了。(在旁邊說)

甘 提爵士，我很高興你來了。他們批評人批評得很利害，提夫人也是一樣。

提爵士 甘太太，那一定使你覺得很不舒服。

甘 毋論什麼人，他們都要說幾句壞話，連朴太太，他們都說不好。

提夫人 你說的是昨晚在奎太太家裏的那一位大胖子老太太麼？

甘 她不幸長得太胖；她想盡多少法子要變作不那麼胖，你就不該說她了。

施夫人 你說得是。

提夫人 是的，我曉得她什麼東西都不敢吃，只吃酸東西和稀牛奶；用許多鞭韃勒身子；往往當夏天中午最熱的時候，騎在馬上，頭髮梳在後頭，在馬場上繞圈子喘氣的跑。

甘 提夫人，我謝謝你辯護她。

提爵士 是的，真是辨護得好！

甘 提夫人好挑剔，批評，如同沙小姐一樣。

刻 是的，她是一個古怪東西，還要批評人——他是一個粗笨人，毫無一點好處。

甘 你不應這樣苛刻。沙小姐是我的近親，說到她的身材，你要原諒她；我告訴你吧，一個女人到了三十六歲，還要裝作小姑娘模樣，原是很爲難的。

施夫人 但是她仍然是美的——她的眼睛有毛病，原是她好在晚上讀書，這是不足爲奇的。

甘 是的，說到她的態度：我們應該原諒她向來未受過教育，總算是難爲她的了：你要曉得她的母親是個女裁縫，她的父親是個熬糖的。

巴 哈！你們兩位，都是不好說人壞話的！

提爵士 是的，真是不好說人壞話的人！（破口罵）她們這樣糟踐她們的親戚！（在旁說）

甘 說到我自己，我承認我不能忍受聽人說朋友的壞話！

提爵士 真是的！

巴 哦！你是講道德的。甘太太同我兩個人能夠坐一點鐘聽斯夫人講道德。

提夫人 豈但這樣，我承認當飯後吃果點的時候，斯夫人是很出色的；

因為她很像我們打開求格言的法國果子——全是胭脂和格言造成的。

甘 我最不喜歡附和他人嘲笑我的朋友；我常時對我的表姊妹姓莪的說這樣的話，你們諸位是曉得的，她自以為善於評美。

刻 是呀！她自己的面貌就夠奇怪的了；她的面貌是雜湊的，世界上的各種各族的面貌，她都有。

巴 她的確有——面前像愛爾蘭人——

刻 蘇格蘭人的頭髮——

巴 荷蘭人的鼻子——

刻 奧國人的嘴唇——

巴 西班牙人的臉色——

刻 中國人的牙——

巴 單簡說一句，她的臉像在斯巴（Spa）地方的吃例菜的飯館，座中

無兩個客人是同國的——

刻 她也像大戰後開和議——其中會議的人，如同她的兩眼，是各有各的注意，只有她的鼻子同她的兩頰是似乎可以同利害的。

甘 哈！哈！哈！

提爵士 這個人，他們每一星期，同她吃兩次飯的，他們還是這樣的挖

苦她。(在旁說)

施夫人 你們兩個往下說吧；你們這一對，真是令人討厭。

甘 你們不必這樣引人發笑，我要說，莪太太——

提爵士 瑪當，瑪當，對不住，對不住，攔不住這幾位先生們不說話。

但是我告訴你，甘太太，他們嘈雜的這位夫人原是我的最好朋友，你

聽見我說了這句話，我盼望你幫她說句好話。

施夫人 哈！哈！哈！提爵士，你說得好！但是你一個暴虐人——你自己

已太笨，不會說笑話，你又太過性急，不許人說俏皮話。

提爵士 呀！瑪當，真俏皮話很同好脾氣相近，夫人不曉得。

提夫人 提爵士，是的：這兩件幾乎是同類(同血統)是絕不能相偶合的。

巴 瑪當，不如當這兩件是夫妻，因為我們少得看見他們倆在一起。

提夫人 提爵士是痛恨人家造謠言傷人，我相信你要請議院立法禁止。

提爵士 瑪當，我對天說，設使他們以爲拿人家的名譽來頑耍，同在他們的食邑偷野味一樣的重要，在議院通過一條法律保全名譽，我相信有許多人要謝謝他們定這條法律的。

施夫人 提爵士，難道你要奪了我們造謠言的特權麼？

提爵士 是的，瑪當；定過法律之後，毋論什麼人都不許毀壞他人的名譽，惟有有資格的姑娘和失意的寡婦才可以。

施夫人 你這個怪物，走你的吧！

甘 但是你對於轉述聽來的話的人，不能這樣嚴厲呀！

提爵士 瑪當，是的，我還要用商律對待他們；凡有行使（播傳）謠言的人，若找不着造謠言的人，凡是受傷害的，要惟布散謠言者是問。

刻 據我看來，凡是一種謠言，斷無無根據的。

提爵士 凡是造謠傷人，十有八九是根據於可笑的誤傳！

施夫人 夫人們，來，來，我們到隔壁房間打牌吧？

（僕人上，同提爵士咬耳朵）

提爵士 我立刻去見他們。——我不讓他們曉得我走開。（站開）

施夫人 提爵士，你要走麼？

提爵士 夫人，你讓我走吧；我有要緊事要走開。但是我把我的好名譽

留在這裏。（提爵士下）

巴 提夫人，你的主人翁實在是一個怪物；假使他不是你的丈夫，我可

以把他的笑話說幾段給你聽，你要大笑的。

提夫人 不必避忌；請你說給我們聽。（同其餘的人進隔壁房子）

約 瑪理，我看你在這種的社會裏，是不能滿意的。

瑪 我怎麼能滿意呢！假使對於向來未傷害過我們的人，說他們的短

處，說他們的不幸的事，博衆人一笑，就算是說俏皮話，說談諧話，

擺弄小聰明，我求上天多多的給我愚蠢吧！

約 他們好像是居心不良，其實不是的——他們的心裏却無惡意。

瑪 這樣看起來，尤其是可鄙；據我看來，他們不該嘴裏亂說，既好亂說，他們的心裏是有自然而然的又是不能節制的惡意。

約 瑪當，這是無疑的了；我常覺得任意造謠，比爲報仇說謊尤其可恥。但是，瑪理，你能這樣替人想，爲什麼只對於我不表示親愛呢？難道我不能希望你的戀愛麼？

瑪 你爲什麼又重提舊事，令我難過呢？

約 呀！瑪理，倘若你不是仍然喜歡那個蕩子查理，你當然不是這樣待我，這樣反對你的保傅提爵士的意思！

瑪 你這樣逼我，很欠大度！毋論我對於那位不幸的少年存什麼意思，你要曉得我並不能因爲他的爲難景況，使他的哥哥不理他，我就一定

拋棄他。

約 不是的，瑪理，你不要纔任眉頭走開：我說真話，我發誓——可了不得，提夫人來了！——（在旁邊說）——你一定不——不是的——你一定不——因為，我雖然極其敬重提夫人。——

瑪 提夫人！

約 假使提爵士疑心——

（提夫人上，走上前）

提夫人 我請問你，這是什麼事？你拿她當我麼？——好孩子，隔壁叫你。——（瑪理下）——我請問你，這是什麼一回事？

約 頂不幸的環境！瑪理有多少疑及我戀愛你，她恐嚇我，要把她的疑團告訴提爵士，我正在這裏竭力的苦勸她，你就走來了。

提夫人 是麼！但是你苦勸的神情是很溫柔的——你向來用理勸人，都

是跪下的嗎？

約 她是個孩子，我想不如用一點兒過火的辦法——提夫人，你答應過我你要看我的書房，看我挑選的書對不對，你幾時來看呀？

提夫人 不看了，不看了；我起首一想，這件事，有點欠斟酌，你要曉得，我讓你作我的所歡（情人），不能越過時髦所許的界限。

約 是的——不過一種乾相愛——這是爲人妻者應享的。

提夫人 確是如此——我們不要不時髦。雖是這樣說，我還有許多鄉下人的成見未擺脫，即使提爵士的壞脾氣令我難受，絕不能激惱我——

約 你的權力惟有這一樣可以報復他。好呀——我稱讚你的不爲已甚。

提夫人 你走吧——你是個善於諷示的壞種——他們要找我們的——我們進去，同他們在一起吧。

約 我們不好一起進去。

提夫人 也好——不要耽擱了；瑪理不會再來聽你講道理的了。（提夫人下）

約 我的政策走到兩難的地方了！我起初不過是同提夫人要好，免得她幫同瑪理同我作對頭；我不曉得怎麼樣我變了夫人的很熱烈的情人。我這個時候很真誠的後悔，不該費盡心力，把這樣的好人，贏過來，我因為這件事，作了許多惹人詛罵的壞事，我恐怕後來總要敗露的。

（下）

第三場 提爵士

（勞理和薛爵士上）

薛爵士 哈！哈！哈！原來我的老朋友娶了親麼？從鄉下來的少年夫人——哈！哈！哈！他堅持老不娶妻，到了這個年紀，終久還是陷在當丈夫的坑裏。

勞 爵士，你切勿笑他娶親：這是他的痛點，他娶親不過七個月。

薛爵士 他不過受了半年的後悔罪！——可憐他——但是你對我說他全

——不管查理了——謝絕見他的面，唏！

勞 提爵士反對他，很有成見，令人驚異，我很曉得，提爵士因為提夫人很妒忌他，故此成見更重，隔壁有個聚會，最好造謠傷人，更惹提爵士不喜歡查理，很令查理蒙了惡名。倘若那位新夫人有所偏愛的話，其實她喜歡的還是查理的哥哥。

薛爵士 我曉得有一羣專好說人壞話的人，男女都有，專拿毀壞他人的名譽作消遣；少年人不曉得名譽可寶貴，往往被這一羣人毀壞完了。

——我告訴你我不能因為這樣，對於我的侄兒就存成見，不能的，不能的。——倘若查理並未作過什麼騙詐，什麼卑劣的事，即使他浪費，我可以看開的。

勞 既是這樣，將來是仍然認他是你的侄兒。呀！爵士！我看你並不反對他，我是重得生命了；我的老主人的兒子，居然還有一位好朋友，我放心了。

薛爵士 老勞，說什麼，難道我忘記了我的少年時候麼？好嗎！我的兄弟同我，並不是什麼穩重的少年；但是我相信你未見過有多少人能夠比你的老主人更好的。

勞 爵士，你這幾句話使我放心。查理還可以作克家的令子。——提爵士來了。

薛爵士 可不是——他全變了——他滿臉露出娶過親的樣子！他的臉上掛了「丈夫」兩個字的招牌！

（提爵士上）

提爵士 哈！薛爵士——我的老朋友！歡迎你回來英國，一千聲的歡

連！

薛爵士 謝謝你，謝謝你，提爵士！我看你精神很好，我很高興。

提爵士 我們多年不見了，十五年不見了，薛爵士，中間經過許多事變了。

薛爵士 是的，我經過不少的事變了。——怎麼講！我聽說你娶親了！

好嗎，好嗎，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我誠懇的向你道喜。

提爵士 謝謝你，謝謝你，薛爵士——是的，我已經入了——歡樂的情

狀了；——我們現在且不談這件事。

薛爵士 是的，是的，提爵士：老朋友見面，不該一起首就談不如意的

事——不該談，不該談。

勞爵士，你要小心呀！

薛爵士 我有一個侄兒是個浪子麼？

提爵士 浪子！——哈！我的老朋友，這個孩子令你失望，我很替你擔憂；這個孩子是無可救藥的了。幸而他的哥哥很可以安慰你；約瑟的確可以當少年人的表率，人人都說他好。

薛爵士 我聽了却難過；他的名聲太好了，恐怕其中有詐偽。人人都說他好！——呸！我恐怕他低首下心敷衍好人聰明人，同敷衍壞人蠢人一樣。

提爵士 薛爵士，你說什麼，他不去得罪人，你反說他不好麼！

薛爵士 是的，若是他有該受責備的地方，我是要責備他的。

提爵士 也罷，等你曉得他的時候，你自然相信我的話。聽他說話，令人進德；他嘴裏說的都是仁義道德的話。

薛爵士 什麼仁義道德！他若說許多仁義道德的話來歡迎我，我立刻要惡心的。——但是，提爵士，請你不要誤會我；我並不是辨護查理的

錯誤：我於未下斷語之前，我要試驗他們兩個人的心地怎麼樣；我的朋友勞理和我兩個人已經想好辦法了。

勞 提爵士將立刻承認他上當了。

提爵士 哦！我敢拿性命保約瑟是個顧體面的人。

薛爵士 好呀！——來，來，來，請我吃一瓶好酒，替兩個孩子們祝壽，我就把我的計策告訴你。

提爵士 請呀！

薛爵士 提爵士，我請你對於老朋友的兒子，不可太過的嚴厲反對他。

我老實說，他有點越出範圍，我却並不難過；我不喜歡看見少年人過於謹慎；少年人被謹慎所纏，如同一棵嫩樹被扒山虎纏住，那棵樹要受傷的。

第二幕

第一場 在提爵士家

(提爵士，薛爵士，勞理上)

提爵士 好呀，我們就先見這個人，隨後喝酒：——老勞，這是怎麼講？我看不出你的妙計的道理。

勞 爵士，讓我解說，這位仕先生，我剛才說過的，原是他們母親那邊的近親。他在愛爾蘭都城作生意，一連走了幾次惡運，生意是毀了。他曾寫信給約瑟和查理告幫：約瑟的回信說的都是推宕話，答應將來想法，查理却不然，他浪費所餘的有多少，他還要盡力幫忙；他此時正在那裏籌款，他正在自己很不得了的時候，籌出款來，有一部份是幫仕先生的。

薛爵士 哈！這才是我哥哥的兒子。

提爵士 也好，但是薛爵士自己親身怎麼樣——

勞 我將告訴查理和他的哥哥，說仕先生已經得了允准親身求他的朋友們借錢，這兩位却向來未見過仕先生，就請薛爵士冒充仕先生，這就很有機會判斷他們兩個人的善心；爵士，你相信我的話，你將見得你的第二侄子，雖然是一味的胡鬧，一味的浪費，却還『有憐人的心，有幫人的手』。

提爵士 呸！他一個錢都沒有，還說什麼大方，還說什麼解囊相助呢！也罷，你們高興，就去試驗他們。你說帶了一個人來，預備薛爵士查問查理的情形，這個人在那裏？

勞 他在樓下候傳，他這個人曉得查理的情形最清楚。薛爵士，這是一位講交情的猶太人，我要說一句公道話，他曾竭力勸你的侄兒，叫他曉得浪費的禍害。

提爵士 讓他進來。

勞 請摩先生上樓。(走開對僕人說)

提爵士 我來問你，你怎麼曉得摩先生說實話？

勞 我曾經告訴他使他相信，他借了許多錢給查理，查理無法能還，惟有靠薛爵士慷慨，還可以還債，摩先生也曉得爵士到了；他爲自己的私利起見，自然會說實話的；我還有一個見證，名叫西尼，在我的掌握中，我會揭破他作一件壞事，同欺詐取財差不多，我將趕快叫他來破除你的成見。

提爵士 我耳朵已經聽夠這件事了。

勞 那位誠實的猶太人來了——

(摩西上)

這位就是薛爵士。

薛爵士 我聽說你近來同我的姪兒有許多重要的銀錢交涉。

摩 爵士，是的，我已經盡了我的力量幫他；但是他來求我幫忙的時候，他已經毀了。

薛爵士 真是很不幸的事；因為你不得着機會顯你的手段。

摩 毫無機會；他欠了好幾千鎊的債，我才曉得他的爲難。

薛爵士 真是不幸！——老實的摩西，我猜你已經出盡你的力量了？

摩 我已經盡力了，他也曉得；——今天晚上我原要帶一位城裏的人去

見他，這個人却不認識他，我相信這個人肯借幾個錢給他。

提爵士，什麼，——是查理向來未借過錢的人麼？

摩 是的，——一位皮先生，住在某街，從前原是當經紀的。

提爵士 薛爵士，我却有一個主意！——你說查理並不認得皮先生？

摩 並不認得。

提爵士 薛爵士，這是一個較好的機會，你不必冒充窮親戚去借錢；你同摩先生一齊去，你就冒充皮先生，我敢保，你就看見你侄兒的全盤的闊舉動了。

薛爵士 我喜歡你這個主意，比冒充窮親戚好得多，其後我可以冒充任先生見約瑟。

提爵士 是的——你當然可以。

勞 這樣辦法，查理未免吃點虧；雖是這樣說，摩西，你是明白提爵士的，你要靠得住才好呀！

摩 請你放心；——時候到了，我該去了。

薛爵士 摩西，你幾時走，我就幾時陪你走。——且慢，我忘記了一件

事——我怎麼樣能夠冒充一個猶太人呢？

摩 可以不必——放債的原是一位基督教人。

薛爵士 是嗎，我聽了却難過，但是還有一層，我穿得太好，不像是個放債的人，是不是？

提爵士 不然；假使你坐自己的馬車去，却都沒有什麼不襯。——摩西，是不是？

摩 並無不襯。

薛爵士 我該怎麼樣說話呢？——重利盤剝的放債家，一定有些口頭語，行家話，我該曉得呀。

提爵士 這有何難。最要緊的是開天要價，摩西，是不是？

摩 這却是一個要點。

薛爵士 這個我會。我至少也要八厘利息，或一分利息。

摩 你若是不多要，他立刻就看破你。

薛爵士 哈！怎麼講！——我該要多少？

摩 這是要看情形的。倘若他不十分着急要錢使，你只應要四分或五分

利息；你若是看見他異常着急要錢用，你就應該加倍的要。

提爵士 薛爵士，你在這裏學很誠實無欺的買賣！

薛爵士 我也是這樣想。——這個買賣，不是不發財的買賣。

摩 你又要說你自己沒得錢，不能不同一位老朋友轉借。

薛爵士 是嗎！我同朋友借嗎？

摩 你還要說，你的朋友是一個毫無良心的狗：你還要說只好同他借。

薛爵士 我的朋友是一個無良心的狗麼？

摩 是的，他自己身邊也沒得現錢，不得不大折本賣股票。

薛爵士 他要大折本賣股票麼？好嗎！這個人很夠個朋友。

提爵士 薛爵士，我說錯了，——皮先生，你不久就學會這個買賣了。

但是，摩西，你不想叫他對於盤剝重利律，說幾句不滿意的話嗎？我

以爲這樣才像重利放債人的身分。

摩 我很想。

勞 很要歎一口氣說，現在不比從前了，現在的少年，一定要等到成了

（成年）的時候，才能任由他毀了自己！

摩 是呀！這是很可惜的！

提爵士 還要斥責羣衆，爲什麼還要恭維這條法律，這條法律的惟一目的不過從重利放債人手中，奪去許多不幸和不謹慎罷了，不過使未及成年的人，得機會於當承受遺產時，不至於全毀了。

薛爵士 原來如此——當我們一道走的時候，摩西還可以再指教我。

提爵士 你沒得多少時候學了，你的兩位令侄住得很近。

薛爵士 請你放心：我的先生是很能幹的，那怕查理住在隔壁一條街上，若是我轉灣的時候，不變成完全一個光棍，那就是我自己之錯。

(薛爵士和摩西下)

提爵士 我看薛爵士將要相信了：老勞，你偏向查理，因為我們耍行那一條計策，你原想先叫查理有準備。

勞 提爵士，我老實說，我並不這樣想。

提爵士 也好，你把西尼喊進來，我不久要聽他有什麼說的——我看見瑪理，我要同她說幾句話。(勞理下)我願意相信我疑心提夫人同查理有點不妥是不公道的疑心。我始終還未曾對約瑟說過這件事——我打定主意對他說——他將很誠實的把他的見解告訴我。

(瑪理上)

好孩子，約瑟同你一齊回來麼？

瑪 不是的，他有事。

提爵士 瑪理，你同那個可愛的少年，越會談得多。你能不反省，他這

樣偏向你，他不該享受你的報酬麼？

瑪 提爵士，你屢次苦逼我這件事體，很令我難過——你強逼我明白告訴你，有幾個人表示偏向我，我甯可在其中，挑選任何一個，我也不
要約瑟。

提爵士 這不是執拗乖戾嗎？不是的，不是的，你只喜歡查理，顯見得是他的種種罪過却贏了你的愛情。

瑪 爵士，這是不惹的話。你吩咐我不許見他，不許同他通信，我無一不依從你：我耳朵裏已經聽夠了，使我相信他不值得我的心事。但是我的知識只管一面很嚴重的斥責他的過惡，同時我的心對於他的爲難景况，却啓發多少憐憫，我並不能說這是犯過的事。

提爵士 好呀，好呀，你只管可憐他；但是你應該許嫁比他更好的人。

瑪 我絕不能嫁他的哥哥！

提爵士 你這個執拗乖戾的女孩子，你走罷！瑪當，你却要小心呀；你向來不曉得當保傅的有什麼法權；你不要強逼我告訴你這種法權是什麼樣子。

瑪 我只能說，你一定無理由施行你的保傅法權。據我父親的遺囑，誠然我在短期限間，要承認你是我父親的替身；你若是強逼我受痛苦，我就不當你是我父親的替身。（瑪理下）

提爵士 沒得一件事不是串通陰謀反對我的，沒得人比我更生氣的了！我娶親不到兩星期，她（瑪理 譯者注）的父親，一向身體都是很強健的，死了，我相信他特爲死了，留了女兒來麻煩我。哈，我的幫手來了！她臉上是非常高興。倘若我能夠攪擾她，使她戀愛我，那怕她只戀愛我一點兒，我也是快樂的。

（提夫人上）

提夫人 提爵士，你怎麼樣了，我盼望你並沒同瑪理爭吵！當我不在你身邊的時候，你生氣，有點對我不起。

提爵士 哈！提夫人，你原有力量可以常使我歡樂。

提夫人 我但願我有這樣的力量；這個時候我正要的高高興興甜甜蜜蜜的。我請你此刻好好的，給我兩百鎊，可以嗎？

提爵士 兩百鎊麼！你要我的脾氣好，非花錢不可的麼？只要你這樣同我說話，毋論你要什麼，我都答應你；我一定給你；但是你要給一個還帳的憑據。（是要提夫人與之接吻 譯者注）

提夫人 不必——哪——我同你親手簽字就夠了。（伸手）

提爵士 你從此以後，不能再說我不給了一筆錢，任從你自由使用了。我意欲不久作一件事，令你驚異：——我們兩口子是不是永遠過現在這樣的日子？

提夫人 若是你喜歡的話，我們兩口子就永遠過此刻這樣的日子。只要你先承認是你先討厭我的，我很曉得我自己，不管什麼時候，我不同你吵。

提爵士 好呀——我們以後彼此相競爭，看誰比誰客氣。

提夫人 提爵士，我實話告訴你，你脾氣好的時候，你是很好看的——你現在的面貌神氣，就是同我們未結婚之前一樣，那時候你常時同我在榆樹下散步，告訴我許多你當少年時的故事，你怎麼樣好媚女人，輕輕的拍我應下；你還問我能夠戀愛一個老頭子麼？你要什麼，這個老頭子就答應你什麼，你當初是不是這樣？

提爵士 是的，是的，你當那個時候，是待我很好的，很照應我的——
提夫人 是的，我從前是這樣，當我的朋友們躑躅你，嘲笑你的時候，我總是幫你的。

提爵士 真的麼？

提夫人 是呀，當我的姊妹素腓（Sophy）說你是一個老古董，笑我想嫁可以做我的父親的一個老頭子，我常時替你辯護，我並且常說，你的面貌並不十分醜怪，我那時候敢說你可以做一個很好的丈夫。

提爵士 你預料得並不錯；我們兩口子以後是最歡樂的夫妻。——

提夫人 以後永遠不吵嘴了麼？

提爵士 不吵了，永遠不吵了！——但是，我的寶貝提夫人，你須很小心很認真的留神你的脾氣；我的寶貝，若是你能記得，所有我們的小吵嘴，無一次不是你先發起的。

提夫人 我的寶貝提爵士，你不要說啦吧：其實都是你首先令人難堪的。

提爵士 我的安吉爾，你請看，你要小心了——語言衝撞，不是保存友

誼的法子。

提夫人 既是這樣，我的至愛，你爲什麼要發起呢？

提爵士 你看！你又吵了，我的性命，你不曉得你現在所作的事，就是

常常令我生氣的事。

提夫人 我的寶貝，不是的，你曉得你毫無理由就要生氣——

提爵士 你看，你又要同我吵啦。

提夫人 不是的，我很曉得我不要吵：——原是你這樣悻悻的——

提爵士 你又來了，誰先起首的？

提夫人 自然是你起首的。我並沒說什麼話——你的脾氣令人難受。

提爵士 瑪當，不是的，不是的：錯在你的脾氣不好。

提夫人 是呀，我的姊妹素腓料你是這樣的人，果不出她的所料。

提爵士 你的姊妹是一個莽撞不要臉的女流氓。

提夫人 你的得罪我的親戚，你就是一個大熊（粗野人 譯者注。）

提爵士 我若是再同你作好朋友，就罰我受盡娶親的罪！

提夫人 這樣更好。

提爵士 瑪當，不是的，不是的；我顯然見得你完全不當我是個人，我

娶你，原是我瘋了——你是一個鹵莽，鄉下賣弄風情的女人，有好幾

個鄉下的小財主，你都不肯嫁。

提夫人 我很曉得我嫁你，我就是一個傻子——你原是一個搖尾乞憐老

不娶妻的人，你到了五十歲，還沒得老婆；因為沒得人肯嫁你。

提爵士 是呀，是呀，瑪當，你却很願意聽我的勸呀；你從前並未有過

好人家向你求過親。

提夫人 沒有麼！托爵士曾經向我求過親，我還不肯咧！人人都說這一

門親比你好；因為他的產業也有你的那麼好，我嫁你之後，他跌死

了。

提爵士 瑪當，我同你拉倒了！你是個麻木不仁，忘恩負義的——但是凡事總有個盡頭。我相信你什麼壞事都能作。——瑪當，是的，我今相信人家傳說你同查理的謠言，瑪當，——是的，瑪當，你同查理是——不是無根的——

提夫人 提爵士！你要小心呀！你不可以暗指這樣的事呀！我告訴你，無故的我不肯受人的疑心。

提爵士 瑪當！很好，很好！毋論你幾時喜歡，我們就分開過日子。瑪當，是的，你要離婚也可以——我就作個好榜樣，請全數老不要親的人，永以為戒。——瑪當，我們分離吧。

提夫人 我同意！我同意！——我的寶貝提爵士，我們這是第二次同意，我們還可以作最歡樂的兩口子——永遠不再吵了。——哈！哈！

哈！我看出來了，你立意要生氣，我在這裏不過打斷你發怒——我走了，暫別了。（提夫人下）

提爵士 我真受罪！我不能使她生氣！咳！我是世界上最可憐的一個人！但是我不能讓她不生氣：不能的，叫她傷心都可以，我却不能讓她不生氣。（提爵士下）

第二場 在查理家。

（特力，摩西，薛爵士上。）

特 喂，摩掌櫃！你若是稍停一回，我試試看能——這位先生貴姓？

薛爵士 摩先生，我姓什麼？

摩 你姓皮。

特 皮先生——很好。（特下，聞鼻烟）

薛爵士 看他所用的僕人的排場，我們不能相信他們的主人破產了。這

是什麼！——這不是我哥哥的宅子麼？

摩 先生，是的；原是查理同約瑟買過來的，連同家具，畫片，等一切都買過來，同他父親在日一樣，因為這樣提爵士還說查理太過浪費。

薛爵士 據我看來，他哥哥賣這所房子牟利更該受責。

(特力上)

特 兩位先生，我的主人說請你們稍等；主人有客，此時不能同你們說話。

薛爵士 他若是曉得是誰要見他，也許他不叫你給我們這兩句回話？

特 先生，他曉得，他曉得：他曉得你們來了——我並沒忘記這位小個

子皮先生：我並沒忘記。

薛爵士 很好；先生，我請問你貴姓？

特 先生，我叫特力。

薛爵士 好呀！特先生，我猜，你在這裏很有好差事呀？

特 還好——我們四五個同事，在這裏過很樂的日子；不過有些時候，我們領不着工錢——工錢是有限的——不過一年五十鎊，手包和花球都要自備。

薛爵士 什麼手包和花球！應該細起來打板子！（在旁說。）

特 摩西，——我那張期票，你替我想法子先期取現了沒有？

薛爵士 原來他也要借債！——我相信他也是不得了，同一個貴族一樣，喜歡同債主和討債人來往。（在旁說）

摩 特先生，我實在是辦不到。

特 你說的話却希奇！我的朋友白先生已經簽了字担保了，我以爲他簽過字的票子就如同現錢一樣的。

摩 不能——辦不到。

特 款項是很小的——不過二十鎊。摩西，你看，我拖長期分年還，你能辦到麼？

薛爵士 一個跟人也想用分年歸還的法子借錢使！奢侈害人呀！（在旁說）

摩 也好，但是你先要買保險。

特 我願意保險，不獨保險地位，還願意保生命的險。

薛爵士 我不保你的頭（在旁說）。

摩 你有抵押品麼？

特 我主人的衣櫥近來沒得什麼衣服了；但是我可以拿他的冬衣作押，

十一月前取贖——不然拿法國天鵝絨作押，不然拿天青和繡綠色花的衣服作押，等主人死了再贖，再拿些零碎東西作副抵押品，我的小個

子朋友，好不好？

摩 好，好。(鈴响)

特 我聽見鈴响！兩位先生，我此時可以引你們去見我的主人了。小摩西，你不要忘記了分年歸還的辦法！先生，這裏走，你曉得我將保地位險。

薛爵士 倘若這個人就是他主人的影子，這裏真是吃喝頑樂的所在。

(下)

第三場 查理，克利等坐下吃酒。

查理 真是的！我們這個世代太過退化了。我們的朋友中，有雅尙的，有精神的，有禮貌的，樣樣都有；可惜他們不吃酒。

克 查理！真有此事；他們好吃，席上什麼濃厚的東西都好吃，只欠吃酒和說俏皮話。社會是很吃虧的；從前的社會吃兩鍾酒，說幾句俏皮話，座上是很歡樂的，現在席上的談話淡而無味，同斯巴礦泉一樣，

有香賓酒的脹氣和衝撞，却無香賓酒的精神和厚味

第一位客：許多人好賭不好酒，有什麼法子呢？

加：是呀！哈爵士因為要賭錢故此戒酒。

查：他將受苦。你既要馬賽跑，你能不給他草料吃麼？我吃醉的時候最快樂：我若是吃了一瓶香賓酒，我賭錢是不會輸的——我醉了就不覺得輸，這同不會輸是一樣的。

第二位客：是的，我相信你這句話。

查：凡是誓不飲酒的人，能夠說他相信戀愛嗎？凡是戀愛女人的人，拿這個作試驗，才曉得他自己的心。你對着十二位美人，吃十二乾鍾，你心裏還想着她的，就是迷你的美人。

加：查理，你老老實實的告訴我們，你最戀愛的是誰。

查：我所以不說出來，原爲的是體卹你。我若是舉盃慶祝她，你一定要

對可以同她相比的女人舉盃，但是在這個世界上，却無能與她相比的女人。

加 哦！我們只好找幾位已經封爲神的貞女或是異教時代的女神，才能夠同她相比的了！

查 好嗎，你們這羣光棍。各人都吃一鍾！吃乾鍾！慶祝瑪理！慶祝

瑪理！

哈爵士 瑪理！姓什麼？

查 不許說姓——說出來，太過落俗套；哈爵士，你要留神，我們要最美的美人。

加 哈爵士，你不必細想：即使你所戀愛的人是缺少一隻眼，我們也一樣舉盃慶賀，況且你有一篇歌，唱出來也可以算數。

哈爵士 我是有一篇歌。我唱歌給他聽，就可以抵得過說美人的名字

了。

歌曰：我舉一杯同十五歲畏羞的小姑娘慶賀；這一盃慶賀五十歲的老寡婦；這一盃慶賀好出風頭好奢侈的大胆女人；這一盃慶祝勤儉人家的女人。（和歌）

讓我們慶賀。讓我們爲這位小姑娘乾一鍾，我保敢，她值得我們乾一鍾。這是一位迷魂的女人，我們愛她的酒窩；這一位姑娘，是沒得酒窩的；這一個女孩子有一雙藍眼；這一位水仙只得一隻眼；我們對她們各乾一盃。（和歌如前）

這一位姑娘胸如雪白；這一位却是黃黑如同一個漿果；這是一位太太滿臉愁容；這是一位姑娘滿臉都是高興；我們對她們都各乾一鍾。

（和歌如前）

她們是蠢笨的也罷，是苗條的也罷，少也罷，老也罷，我都不管；我

們還是一樣的，倒滿一大鍾，一樣的慶賀她們。（和歌如前）

座中衆人：「好呀！好呀！」

（特力上，同查理咬耳朵）

查 諸位朋友，恕我出去一回子，加利，你暫時代東，好吧？

加 查理，你又幹什麼？我猜，有一位世上無比的美人，偶然光降，是

不是？

查 不是的。我老實對你說，有一個猶太人還有一個當經紀的來了，是

我約他來的。

加 哦，也好，何妨請猶太人進來。

第一個客 是呀，把經紀也請進來。

第二個客 是的，是的，猶太人和經紀都請進來。

查 我很高興請他們進來！特力，你請他們進來——我却先要告訴你

們，其中有一位是生人。

克 查理，我們請他們吃幾鍾利害的酒，也許他們的良心變好些。

查理 不必，酒只能使他們發露本性，若是灌醉了他們，他們更要重利盤剝。

(特力，薛爵士，摩西，同上)

查 摩西，請進來：皮先生，請進來——這位先生姓皮，摩西，是不是？

摩 是的，他姓皮。

查 特力，擺椅子，皮先生請坐。特力，拿酒盃來——摩西，請坐。皮先生，你來，我對你說吉利話；我飲一盃，恭祝重利盤剝得利！——

摩西，你替這位先生倒滿一鍾。

摩 重利盤剝勝利！

克摩西，你說得對——重利盤剝就是謹慎，就是勤苦，應該得勝利的。

薛爵士（即皮先生）好吧，我恭祝重利盤剝得其所應得的種種勝利！

克不成，不成，皮先生，你不願意說恭祝的話，要罰飲一大鍾。

第一客人 至少飲半斤。

廉先生，請你原諒，皮先生是一位鄉紳。

克 既是鄉紳，自然喜歡吃好酒。

第二個客 這是反了——給廉西一個一斤的酒鍾，這是侮慢主席。

克 嗚呀！我要主持公道，我吃乾我這一瓶，一滴也不剩。

薛爵士 諸位先生，我求饒——我並未想到這種的辦法。

查理 不必了，不必了，皮先生是一位生客。

薛爵士 古怪！我願走開了！（在旁說）

克 他們若不吃酒，我們不要同他們坐下。哈理，隔壁房間有骰子——

查理，你同這兩位辦完事，就來同我們賭。

查 我來！我來！（下）克利！

克（回頭來）怎麼樣

查 也許我要你幫忙。

克 我常時都是預備好了的：說話，寫字據，寫保單，我都是一樣的。

（下）

摩 先生，這一位就是皮先生，是一位極講體面極守秘密的人；坦認了
是一定照辦的。皮先生，這是——

查 不必了！先生，我的朋友摩西是一個頂老實的人，可惜達意達得

慢：他要半點鐘才能夠把我們的銜名說清楚。皮先生，我把情形告訴

你吧：我是一個浪費少年，我要借錢——你是一個謹慎老頭子，有錢

出借。我是一個大傻子，願意出五分息借錢使；你是一個大壞種，只要辦得到，十分息也敢要的。先生，你我這就明白了，不必再要經過什麼客套虛文，可以進行辦事了。

薛爵士 你說得十分坦白——先生，我一看就曉得你不是一個好虛文的人。

查 先生，不是的！我以為辦事應坦白。

薛爵士 你既好坦白，我尤其喜歡你——雖是這樣說，有一件事你錯會了；我自己並無錢出借，但是我相信我可以同一位朋友轉借；但是這位朋友是一條沒良心的狗，摩西，是不是？

摩 但是你也沒法。

薛爵士 這位朋友要賣了股票才能幫忙你——摩西，是不是？

摩 的確是這樣！你是曉得的，我永遠都是說實話，看不起說謊的！

查 對的，凡是說實話的人都看不起說謊的：皮先生，這都不過是小事。什麼呀！我曉得不花利息是不能借錢的！

薛爵士 好呀！但是你有什麼抵押呢？我猜你沒得田地？

查 我並寸土也沒有，一根小樹枝也沒有，窗戶外的幾盆花就是我的土地和樹木。

薛爵士 我猜你也無股票公債？

查 我只有活的牲畜（英文牲畜與股票同字 譯者注）——也不過是幾條狗幾匹馬。皮先生，我請問你，你認得我的親戚麼？

薛爵士 我對你實說，我認得。

查 你要曉得，我有一位非常之富的叔叔（或伯伯）在東印度，就是薛爵士，他將來給我許多財產！

薛爵士 我也曾聽說過你有一位有錢的叔叔；但是你盼望他給你許多財

產，你怎麼能曉得他一定給你？

查 不然，這是無疑的了。人家都告訴我，我這位叔叔非常之喜歡我，

他對人說，全分財產都給我。

薛爵士 是麼！這是我第一次聽見。

查 是的，是的，是這樣——摩西曉得真是這樣，摩西，是不是？

廉 是這樣，我敢發誓。

薛爵士 他們就要告訴我，我在印度呢。（在旁說）

查 皮先生，我今提議，我同你借款，等到薛爵士死後，我還你；這位

叔叔待我最優厚，我却絕不願意聽見他老人家有什麼意外。

薛爵士 我告訴你，我也不願意。但是你說的契約是最無把握的——我

也許活到一百歲看不見我的本錢。

查 見得着的——只要薛爵士一死，你就來問我要錢。

薛爵士 既是這樣，我相信我是你最不歡迎的討債人。

查 什麼呀！我猜你恐怕薛爵士是個長命的，活到很老，是不是？

薛爵士 不是的，我並不怕；我雖聽見說薛爵士身體強健，我不怕他

長壽。

查 關於這件事，你的消息又不確了。印度天氣很不好，可憐我這位叔叔，身體很差，是的，是的，他老得很快——有人說他近來改變得很快，至親都不認得他了。

薛爵士 認不得了嗎？哈！哈！哈！近來改變了許多，連至親都不認得他了！哈！哈！哈！——哈！哈！哈！

查 哈！哈！——小個子皮先生，你也喜歡聽這句話。

薛爵士 不是的，我不喜歡聽。

查 是的，是的，你喜歡聽——哈！哈！哈！——你曉得這就是補救你

的機會。

薛爵士 但是有人告訴我，薛爵士正在回國，——有人還說他已經到了。

查 嘻！他到了沒有，我總比你曉得清楚些。沒有來，沒有來，你相信我的話吧，他此時還在印度——摩西，是不是？

摩 是的，一定還在印度。

薛爵士 很對，你比我曉得清楚些，但是我的消息也是很確的，摩西，是不是？

摩 是的，絕不能疑的！

薛爵士 先生，我聽說你立刻就要幾百鎊應用——難道你沒得可以變賣的東西麼？

查 你此話怎麼講？

薛爵士 我聽見說你父親死後，遺下許多金銀器皿，有這件事麼？

查 早已賣光了。摩西可以告訴你是怎麼樣賣光的，比我說得還好。

薛爵士 傳家比賽得來的銀盃和公司送的銀盃都賣光了！（在旁說）——

我又聽說他的藏書極可寶貴的，又是極其豐富的——

查 是呀，是呀，原是很寶貴很豐富的，一個私人，却用不着這許多

書。我自己原是天性好傳佈知識的人，我是以想我不應該把這許多知

識據爲己有。

薛爵士 可憐呀！這許多知識原是世代傳留的至寶！（在旁說）——我請

問你，那許多書怎麼樣了？

查 皮先生，請你問拍賣的吧。我恐怕連摩西也不能告訴你。

摩 我不曉得。

薛爵士 我看，全分家產都完了，沒得餘剩的了？

查 剩下的沒得多少了；除非你要買我家歷代留傳的祖宗像。樓上有一間屋子，掛滿的都是祖宗像，倘若是喜歡油畫，我可以賤價賣給你。

薛爵士 這是怎麼講；你斷不肯賣祖宗的，你當真肯賣嗎？

查 個個祖宗我都肯賣，誰出的價錢最高，我賣給誰。

薛爵士 你說什麼呀！你的叔祖，伯祖，叔祖母，伯祖母，都賣麼？

查 是的，我的曾祖曾祖母們，我都賣。

薛爵士 這個人要不得的了。（在旁說）——你連自己的祖宗都不顧了麼？難道你把我當作戲上的晒羅克（Shylock），你肯把骨肉同我換錢麼？

查 小個子經紀，請你不要生氣；你只要花錢買畫；並不上當，骨肉不骨肉，同你有什麼相干呢？

薛爵士 也罷，我來買；我想我能夠買你的祖宗像。——我永不能饒恕

他的了，絕不能的了！（在旁說）

（克利上）

克 查理，你來呀！你在這裏有什麼耽擱？

查 我還不能來：我們在樓上賣東西；這位小個子皮先生要買我的祖宗。

克 燒了你的祖宗吧！

查理 不必，他若是喜歡的話，他買了回去再燒不遲。克利，你不要走開；我們要你幫忙：你當拍賣的；你隨我們來。

克 既是拍賣，我就隨你走。拿樵子拍賣，和擲骰子，我都會。

薛爵士 這一羣敗家子！（在旁說）

查 摩西，你來，你定價錢。小個子皮先生，你好像很不喜歡這件事？薛爵士 我喜歡，我很喜歡。哈！哈！哈！是的，是的，我看拍賣祖

宗，是一件很希奇的笑話——哈！哈！——咳，這個敗家子！（在旁說）

查■可不是嗎！一個人到了要錢使，若是不能自由的處置自己的親人，那裏去告幫呀？（下）

第四幕

第一場 在查理的畫室

(查理，薛爵士，摩西，克利士)

查 諸位，請進來，請進來；從諾爾曼征服 (Norman Conquest) 英國時代起，一直到如今，所有我們薛家的祖宗，都在這裏啦。

薛爵士 據我看來，都是畫得很好的。

查 是呀，是呀，都是按着畫像的真理法畫的；——不是隨便搗的。並不是今代的畫師的製作，似乎是很像，其實與本人毫不相干；我們這裏的畫像是與原人極似的——遲重拘謹，一如本人，與常人不同。

薛爵士 呀！我們再看不見這樣的人了！

查 我望不能再見。——皮先生，你就曉得我這個人是很戀家的；我晚上坐在這裏，祖宗四面環繞我。——來，來，來，拍賣的，你登台吧；這

裏有一把破椅子，是我父親的，你就當作拍賣台吧。

克 是呀，是呀，就用這把椅子。——查理，我沒得樵子；無樵子怎麼能成拍賣呢？

查 可不是；——這一卷是什麼東西？——呀！原來是我們的世系全圖。克利，這不是平常桃花心木製的拍賣樵子，是一棵世系樹（世系圖），你就拿來當樵子，你只管拍賣我的遠代祖宗。

薛爵士 這是一個喪盡天良的敗類，簡直是一個弑前代宗親的罪人。
（在旁說）

克 是呀，是呀，這裏有你們的世系；——查理，你找出這件東西，當拍賣樵子用，是最便當不過，不獨可以當樵子用，還可以當目錄用。

——來，來，來，我起首啦。——賣啦，賣啦，賣啦！

查 克利，喊得好！這一位是我的曾叔祖，是一位爵士，在當日是非常

之好的一位軍長。從麻公爵出征，真是無役不從的，某處之戰，他眼上受傷。——皮先生，你細細看，你肯出多少錢？這是一位英雄，與今日的軍官裝扮不同，從前是戴假髮全身披掛的。——你出多少錢？

摩 皮先生，請你說價。

查 既是這樣，我要十鎊，十鎊買一位參謀官不能算貴。

薛爵士 天呀！十鎊就賣他很出名的叔祖。（在旁說）好嗎，我就給十鎊。

查 克利，把我這位叔祖拍下來。——這一位是他的未嫁的妹妹，是我的姑祖母，是名人畫的，是他得意之作，很佳本人的。你請看，她是裝作牧女，喂羊。——我要五鎊半——那幾條羊就不止值那幾個錢。

薛爵士 呀！可憐這位底波拉（Deborah）呀！——她是一位很自重的女人。（在旁說）——只要五鎊半——我買。

查 把她拍下來——這裏是兩位，是他們的兩個老表。摩西，你看，這是從前畫的，那時候的闊少年是戴假頭髮，婦女們是戴真頭髮的。

薛爵士 真是的，當日頭髮梳得低。

查 好呀！這兩位也是五鎊半。

摩 很便宜。

查 克利——這是我母親的祖父，是一位很有學問的司法官，很有名的——摩西，你定什麼價？

摩 四鎊四先令。

查 這還不夠買假頭髮。——皮先生，你是很尊重司法界的；你肯出十五鎊十五先令，就可以拍下來了。

薛爵士 我就出這個數。

克 賣了！

查 這是他的兩個兄弟，都是議員，是有名會演說的，最非常的事就是我相信，這是第一次議員可以用錢買的。

薛爵士 這真是一件非常的事！我照你的要價買，這是議員的面子。

克 小個子皮先生，你說得好！——賣四十鎊。

查 這一位是很有趣的——我不曉得是什麼親戚，他是某處的市長：賣八鎊錢。

薛爵士 不值這許多；我出六鎊。

查 來，來，你就給六鎊六先令吧，我白送這兩位邑長。

薛爵士 都是我的了。

查 克利，你把市長邑長都拍下。——逐件的講價太麻煩了；我們不如一起賣吧，皮先生，你怎麼樣？其餘的畫像，我一起賣給你，你給我

三百鎊。

克 這是最好的辦法。

薛爵士 我無不將就你；——都是我的了。但是那裏有一幅畫像，你總撇開不賣。

克 你說那一幅？你說的是掛在長椅上那個很難看的小個子麼？

薛爵士 是的，我說的是那一幅，但是他並不是難看的小個子。

查 什麼？那一幅麼？哦，這是我的叔叔薛爵士；這是他未赴印度之前畫的。

克 是你的叔叔薛爵士麼！——查理，你同他兩個人不能作好朋友的。

據我看來，他是一個最嚴厲的惡棍；看他的眼睛是不饒人的；面貌像是不肯給遺產的！他是一個頑固光棍，你只管看。——小個子皮先生，你看是不是？

薛爵士 先生，我看不是的；我看他的相貌很忠厚，比得上這屋子裏的人，生的死的都算在內；——我猜這位叔叔同那一堆一起賣，是不是？

查 不能；我不能賣這位叔叔，這個老頭子一向待我很好，我只要有地方掛這幅像，我就留着這幅畫。

薛爵士 這個光棍，畢竟還是我的侄兒！（在旁說）——先生，但是我愛上了這幅畫。

查 我只好對你不起；我是一定不賣的。你還不夠麼？

薛爵士 我完全饒恕他了！（在旁說）——先生，但是我愛上了一件東西，我是不顧花多少錢，都要買的。我肯拿買這許多幅畫的錢，買這一幅。

查 經紀先生，請你不要麻煩我；我告訴過你，我不肯賣，這就完了。

薛爵士 這個小狗子真像他的父親！（在旁說）好呀，好呀，我買完了。——我從前一向不覺得，這時候才看出來，非常相似——（在旁說）——這是一張支票！

查 爲什麼？這是八百鎊的支票？

薛爵士 你當真的不賣薛爵士麼？

查 不賣——我再告訴你一遍。

薛爵士 餘下的款不必算了，我們以後再算——我要同你拉手；查理，你是一個誠實人——先生，我說你的名字，太放肆了，我求你莫怪。

——摩西，來呀！

查 這是個古怪老頭子！皮先生，你要預備地方掛這些畫像呀！

薛爵士 是呀！我一兩天來取畫。

查 且慢；你要打發體面的車來取呀，他們都是坐慣家車的。

薛爵士 那是一定，我一起取去，只剩薛爵士。

查 是的，除了這位小個子財主不算。

薛爵士 你打定主意了麼？

查 打定了，絲毫不能動的。

薛爵士 一個可愛的光棍！（在旁說）——暫別了——摩西，來呀——那

個敢說他是個敗家子！（薛爵士摩西下）

克 我向來沒見過這樣的怪物！

查 我看他是一個經紀大王。我不曉得摩西怎麼樣會認識這樣老實人。

——哈！勞理來了；克利，你去告訴，我一回子就過去同他們賭。

克 我就去——你却不要聽那個老傻子的話，拿錢去還老年舊帳，這不

過是蹭錢：查理，你要曉得，生意人要錢要得最兇的。

查 真是這樣，還他們的帳，不過是鼓勵他們。

克 只是鼓勵他們。

查 是呀，是呀，你只管放心。（查理下）——他真是一個老古董。——

這一筆錢有三分二是我該得的，五百三十多鎊。我今天才曉得我的祖宗們是很值錢的，我從前却不曉得！

（勞理上）

哈，勞理！你這個時候進來，剛好有時候同你老朋友送行。

勞 是呀！我聽說他們要走了。你此時有種種困難，虧你興致還是這樣好。

查 就是這個緣故！我的困難太多了，我不可不高興；再過幾時我發了財却要發脾氣了。雖是這樣說，我猜你以為我同這許多位祖宗分手，我不覺得難過；我老實說，這件事很感動我；但是你要曉得，我的祖宗們臉上動也不動，我為什麼要難過呢！

勞 你無片刻是莊重的。

查 是呀，我此刻就是很莊重。勞理，你立刻去取現款，取來之後，立刻拿一百鎊送給仕先生。

勞 送他一百鎊麼！你要想想——

查 你不必多講；可憐的仕先生，他很困難，立刻要錢用，你若是不趕快去，別人更應要錢的，就來要了。

勞 呀！原來你是這個意思！我又要對你說那句格言了——

查 你要說「先公平然後慷慨」——假使我能辦到，我何嘗不願意照這句格言辦；不幸「公平」好像一個老太婆，走不動，趕不上「慷慨」。

勞 查理，你相信我的話，你反省一點鐘——

查 是呀，是呀，你說的話都不錯；勞理，你聽我說，當我有錢的時候，我願意送錢給人；你不必對我談什麼經濟了，此時我要冒險。

(下)

第二場 在起坐室

(薛爵士，摩西上)

摩 爵士，你看見查理的熱鬧了；真可惜他太過浪費。

薛爵士 他真是太過浪費，但是他不肯賣我的畫像。

摩 查理太過好色，太過好酒。

薛爵士 但是他不肯賣我的畫像。

摩 他賭得太兇了。

薛爵士 但是他不肯賣我的畫像。——呀，勞理來了。

(勞理上)

勞 薛爵士，我知道你買了——

薛爵士 是的，是的，我們這個少年敗家子把祖宗都賣了，如同賣舊繡

花掛帷一樣。

勞 他還吩咐我把一部分的貨價還你，當你是告幫的仕先生。

摩 呀！最可惜的就是這一層；他這個人太過好行慈善。

勞 我出來的時候，看見他的起坐室裏還有一個襪商，兩個裁縫在那裏討債，我曉得他們是討不出來的了，只要還他們一百鎊，他們就滿意。

薛博士 好吧，我來替他還帳，我來替他作慈善事業——但是我現在不當老經紀了，我請你介紹我去見他的哥哥，我此時就是仕先生。
且略等一回；我曉得提爵士這時候要來訪。

(特力上)

特 諸位先生，莫怪我不領你們出門；——這裏走。——摩西我同你說句話。(特力，摩西下)

薛爵士 你看這個人——你相信麼？當我們來的時候，這個小狗攔住這個猶太人，開口就要借錢，那時候他還未見他的主人。

勞 真是的！

薛爵士 是呀！他們此時在那裏商量按年還款，——呀！老勞，當我少年的時候，僕人們穿主人的貴重舊衣裳，也就很滿意的了；現在都不同了，他們有他們的惡習，喜歡穿有光彩的衣服。（下）

第三場 藏書樓。

（約瑟和一個僕人上）

約 提夫人沒得信給我麼？

僕 先生，沒得。

約 她若是不能來，爲什麼不給我信，我覺得詫異。提爵士一定不疑我的。我盼望，我同他的夫人綽上了，不至於失丟了那位有錢的小姐；

好在查理的浪費，和他的壞名譽，都是有利於我的。（聽見外面敲

門聲）

僕 先生，我相信是提夫人敲門。

約 且慢！——你先看是不是再開門；倘若是我的兄弟，我有話吩咐你。

僕 先生，是提夫人；她向來是在隔壁一條街的女服店下轎的。

約 等等；你先把帷屏拉過來，擋住窗子——就是這樣吧；——我們對過的隣居，是一位未嫁的女人，是很講規矩的。——（僕人拉帷屏，下）——這一齣把戲，却不容易耍。提夫人近來疑心我對於瑪理的意思；但是我絕不能讓她曉得我的秘密，——至少也要等到她在我的掌握中，才能讓她曉得。

（提夫人上）

提夫人 什麼呀！自言自語麼？你等得很不耐煩麼？——你的臉上不必

裝出這樣嚴肅，我實在是不能早些來。

約 瑪當，踐約就是一種有長性，原是婦女們的一種極不時髦的性情。

提夫人 你應該可憐我呀。你不曉得麼？近來提爵士待我很不好，又很

妒查理，——這是頂好的笑話，是不是？

約 我很高興，我的善造謠言朋友們還是極力的造他們兩個人的謠言。

（在旁說）

提夫人 我是很願意讓瑪理嫁了查理，那時候她可以相信了；約瑟；你

看是不是？

約 我不願意（在旁說）——呀！我很願意！因為這樣一來，我的寶貝提

夫人也可以相信她疑心我想娶那個傻女子，是錯疑我了。

提夫人 好呀，好呀，我有意相信你。但是被人說了許多壞話，能不生

氣麼？——我的朋友施夫人不曉得造了我多少謠言，完全是毫無根據的——令我難過。

約 瑪當，實在是令人難過——毫無根據；是的，是的，令人難過的就是毫無根據；人家造謠言，我們若是真有其事的，也還可以聊以自慰。

提夫人 若是真有其事，我還可以饒恕他們說壞話；我實在是毫無過犯的，向來又不說朋友的壞話，他們反攻擊我；我曉得我自己心本無他，他們却造我的謠言，令提爵士生氣，令他疑我，——這真是太不對了！

約 我的寶貝提夫人，你任由他們造謠言，原是你的錯。凡一個當丈夫的毫無根據就疑心他的夫人，不相信她，當初的婚約算是解除了，她就應該騙他，這才是作女人的道理。

提夫人 是麼！——如此看來，倘若他無故的疑心我，莫如使他有理由疑我，才能治他的妒病。

約 當然是這樣——因為你的丈夫不應該誤會你，——既是誤會，你就應該不守貞節報他。（原文作恭維他善疑 譯者注）

提夫人 你說的話很有理，當我自知無他——

約 呀！我的寶貝瑪當，大錯就在此：不利於你的，就是自知無他。什麼事使你忽略禮節，不願世人批評？就是因為你自信無他。什麼事使你不注意你自己的舉動，什麼事使你作一千種的不謹慎的事？也是因為你自知並無過犯。什麼事使你不能忍受提爵士的壞脾氣，他疑心你，你為什麼非常之生氣？因為你自己曉得並無過犯呀。

提夫人 當真是這樣！

約 我的寶貝提夫人，你若肯作一次小過犯的事，你就想不到你變了

怎麼樣小心；怎麼樣敷衍你的丈夫了。

提夫人 你真是這樣想麼？

約 我看得很準的；你若是照辦，謠言就立刻停止，你的名譽現在很像患多血病，絕對將死於太過強壯。

提夫人 原來如此；我曉得你的藥方就是，我爲自衛起見，必要犯點罪過，犧牲我的道德，以保我的名譽，是不是？

約 瑪當，的確是如此。

提夫人 這是極奇怪的道理，免損名譽的良方？

約 這是屢試屢驗的良方。小心謹慎，如同閱歷一樣，是要花錢買來的。

提夫人 假令你的話能令我相信——

約 瑪當，是的，應該要使你相信。是的，是的——我要勸你作你不以

爲然的事，天也不容我。我是顧廉恥的人，絕不願你作。

提夫人 我們倒不如撇開廉恥不顧，你看是不是。

約 呀！我看見你所受的鄉下教育的不良效果，你仍然未能擺脫。

提夫人 我也疑心仍未擺脫；我公道對你說，假令我可以受勸，去作壞事，還是提爵士的壞脾力量大，大過你的論廉恥的邏輯。

約 既是這樣，這隻手，他是不配——（抓提夫人的手）

（僕人上）

你這個傻東西——你進來幹什麼？

僕 先生，我原不該闖進來的，但是我以爲你不願意我不先告訴你，就

讓提爵士進來。

約 提爵士嗎！——有了魔鬼了！

提夫人 提爵士麼？——我可毀了！我可毀了！

僕 先生，原不是我讓他進來的。

提夫人 我是毀了！我怎麼樣好！邏輯先生——他上樓來了——我躲在帷屏後面——我再也不敢放肆了——（躲在帷屏後面）

約 你給我那本書。（約瑟坐下，僕人裝作同他理髮）

（提爵士上）

提爵士 呀！永遠是修身——薛先生，薛先生——

約 哦，原來是提爵士，恕我失禮了。（張大嘴——摔書本）我正在讀一本無味的書，睡着了——我謝謝你來看我。我相信，自從我把這間書樓布置好了之後，你還未來過。——我對於別的都不要考究，惟有書是考究的。

提爵士 你這間書房收拾得很雅潔。——好呀，好呀，這是應該的；原來你的帷屏，你也能作為知識的源頭。——你把地圖掛在屏上。

約 是的，我這座帷屏很有用處。

提爵士 一定是的，你若是很匆忙的要找什麼東西，這是很有用的。

約 是呀，若是很匆忙的藏東西，也是很有用的。（在旁說）

提爵士 好吧，我有一點私事——

約 你不必在這裏等。（對僕人說）

僕 我不等。（僕人下）

約 提爵士，請坐，——我求——

提爵士 好了，這時候，只是你我兩個在這裏，我的好朋友，我心裏有

一件事要對你說——同我的心境很有關係；我的好朋友，我簡直的對

你說吧，近來提夫人的行爲，使我很不快樂。

約 是麼！我聽了很難過。

提爵士 是呀，她全不顧我，這是很容易看出的；但是，最不好的就是

我有很好的證據疑她戀愛別人。

約 是麼！我聽了很詫異！

提爵士 是的；我對你說吧，你却要守秘密，我以為我曉得這個人。

約 你怎麼曉得的！你令我非常驚怕。

提爵士 我的好朋友，我曉得你可憐我！

約 是的，——提爵士，這件事傷害你，如同傷害我一樣。

提爵士 我很相信你這句話。——呀！我很喜歡我有一位朋友，我能對

他說家庭的秘密事。你猜不着我說的是誰麼？

約 我簡直的是猜不着。不能是巴爵士呀！

提爵士 不是他！你看查理怎麼樣？

約 我的兄弟！這是不能的！

提爵士 我的好朋友，你的心是好的，故此令你想不對。你是將已比

人。

約 提爵士，的確是這樣，我的心曉得我自己靠得住，故此不容易相信他人靠不住。

提爵士 真的——你的兄弟毫無道理——你向來絕不聽見他說道理。

約 雖是這樣說，我却以為提夫人自己是很有宗旨的人。

提爵士 是呀——什麼宗旨能夠敵得過一個美少年，活潑少年的恭維巴結呢？

約 這是很確的。

提爵士 你也曉得我們兩口子年歲差得很遠，不見得她能怎麼戀愛我；設使她是不貞，設使我宣揚出來，人家只是笑我，笑我這個老不娶妻的，爲什麼要娶個少妻。

約 這也是的——人家必然笑的。

提爵士 笑我，還要編曲子，還要登報，還不曉得還有多少把戲。

約 不可，你一定不要宣揚。

提爵士 還有一層——偏偏是我的老朋友薛爵士的姪兒嘗試作這種事，更傷我的心。

約 是呀，這是一個要點。傷害人又加忘恩負義，這種傷口，是加倍的危險。

提爵士 是呀，我有多少是他的保傅；我常常在我家裏款待他；我又常常的教導他。

約 我不能相信這件事。世上難保無這樣惡劣的人；據我看來，除非你能給我實在憑據看，我不能相信。雖是這樣說，倘若證明他果有這等事，他就不是我的兄弟，——我不認他作兄弟；凡一個人能夠違犯厚遇的法律，引誘朋友的妻室，應該把他標示出來是社會之毒。

提爵士 你們兄弟之間，居然有這樣的大分別！你說的都是合乎情理的話！

約 我却不能疑及提夫人的廉恥。

提爵士 我對於她，很願意往好處想，消除我們兩口子爭吵的根源。她新近怪責我，不止一次了，怪我不撥一筆款給她，歸她自由使用；當最後一次我們兩口子吵嘴的時候，她露出她的意思，即使我死了，她也不傷心。因為我們兩口子對於用款，意見不同，我打定主意，任由她用，以後關於用錢，她可以自己作主；假令我死了，她就曉得，當我在生之時，我並非不顧她。我的朋友，我這裏有兩張憑單的稿子。一張是當我在世的時候，她每年享受八百鎊；那一張是我既死之後，全份財產都歸她享用。

約 提爵士，你這種舉動，真是慷慨——我盼望不教壞我的學生。（在

旁說)

提爵士 是的，我立意不使她有何理由說我的不是，暫時我却不願意使她曉得我待她的一番好意。

約 我也不願意她曉得，只要辦得到。(在旁說)

提爵士 我的好朋友，我說完我的事了，我們要談談你與瑪理的事。

約 (低聲說) 提爵士，不必了；以後再說吧。

提爵士 你對於她的愛情，很少進步，我有點懊惱。

約 我請你不必提這件事。我們現在是討論你的家事。我的不如意事算得了什麼！毋論怎麼樣，我是毀了！(在旁說)

提爵士 我願意把你戀愛瑪理的事告訴提夫人，你是很反對，其實她並不仇視你這件事。

約 提爵士，我求你不必提這件事了。我實在是很被我們剛才所談的事

所感，我無心討論我自己的事了。一個人既密聞朋友的痛苦事，絕不能——

(僕人上)

你來作什麼？

僕 你的兄弟在街上同一個朋友說話，說他曉得你在這裏。

約 你這個傻子，我不在家——我今天出門，不在家。

提爵士 且慢，——我忽然想出一個主意：——你一定說在家。

約 好吧，好吧，請他上樓。(僕人下，)他却要打提爵士的叉。(在

旁說)

提爵士 我的好朋友，我求你照着我的意思辦。當查理未上樓之先，我得躲起來，——你就追問他我們方才所說的事，他的答話立刻可以使我滿意。

約 提爵士！你也要我串同你作這樣卑劣事麼？——設計陷害我自己兄弟麼？

提爵士 不是的，你告訴我你曉得他並無過犯；既是這樣，你給他一個機會洗刷他自己，這就是大有造於他，並且可以使我心安。來，你不能不答應我：我就躲在這個帷屏後面——哈！這是什麼一回事！屏後好像有人偷聽——我敢發誓，我看見裙子！

約 哈！哈！哈！說來真是好笑。提爵士，我來告訴你，我雖然最看不起詭計多端的人，你却要曉得，並不見得我絕對的是一個約瑟！你聽着，屏後是一個小個子的法國女裁縫——是個傻子，常麻煩我——你進來的時候，她恐怕丟臉，躲在屏後。

提爵士 呀！你這個光棍！但是她都聽見了我說我夫人的話。

約 請你放心，她不會走漏的。

提爵士 不會的麼！索性讓她聽我們全說完了。——這裏有壁櫥可以躲藏，我就躲在這裏。

約 好肥，你就進去。

提爵士 你這個狡詐光棍！你這個狡詐光棍！（入櫥躲藏。）

約 我幸虧出險，幾乎不了！我所處的是極奇怪地位，這樣分開兩夫婦。

提夫人（向外張）我不能偷偷的溜走麼？

約 我的安吉爾，不要動！

提爵士（向外張）約瑟，你要着實的考問他。

約 我的好朋友，縮進去！

提夫人 你不能把提爵士鎖在裏面麼？

約 我的性命，你不要動！

提爵士（往外張）你敢保那個小個子女裁縫不亂說麼？

約 提爵士，把頭縮進去。——我很想有把鑰匙，鎖上這道門

（查理上）

查 哥哥，你在這裏幹什麼？你的家人先不讓我上來。什麼！你在這裏會一個猶太人或女人麼！

約 既無猶太人，亦無女人。

查 提爵士爲什麼溜跑了？我以為他上樓找你。

約 兄弟，他剛才在這裏；他聽見說你快來了，他就走了。

查 什麼呀！這位老先生怕我同他借錢，故此躲開麼？

約 不是的；查理，我看見你新近令他老先生不放心，我覺得難受。

查 有許多人告訴我，說我令許多人不放心。——我請問你，這是怎麼講？

麼講？

約 兄弟，我明白告訴你吧——提爵士以爲你嘗試引誘提夫人，令她不要他，愛你。

查 誰呀！我麼？不是我。哈！哈！哈！這個老頭子才曉得他有個少妻麼，他明白了麼？——還有一層更不好的，提夫人才明白她有一個老夫麼？

約 兄弟，這不是開頑笑的事。凡人能笑——

查 真的，真的，誠如你所要說——既是這樣，我認真對你說，我並不曉得你所告我的是什麼罪。

約 提爵士聽了，一定很滿意的。（大聲說）

查 有一次我以爲這位夫人似乎喜歡我；我却始終並沒鼓勵她：——况且你曉得我戀愛瑪理。

約 兄弟，假使提夫人露出她最喜歡你——

查 約瑟，你聽了，我希望我一生不作有意的無廉恥事；但使，假令有一個美貌女人專心的來撩撥我——這個女人是嫁了一個丈夫，年紀是可以當她的父親——

約 你便怎麼樣——

查 我就不得不同你借點道德，我就是這個辦法。但是，哥哥，你曉得嗎，你拿我與提夫人相提並論，很令我詫異；我一向以為她最喜歡的是你。

約 查理！你這句反射話，太無知識了！

查 我敢發誓，我看見過你眉來眼去——

約 沒有的事，這不是開頑笑的事。

查 我是說認真話，不是開頑笑。你不記得嗎，有一天我來找你——

約 沒有的事，查理——

查 我看見你們兩個人在一起——

約 胡說，我要你——

查 又有一次，你的家人——

約 兄弟，兄弟，我同你說句話！——我一定要堵住他的嘴。（在旁說）

查 你的家人告訴——

約 不要响！我對你不起。提爵士全聽見你我兩個人所說的話，我曉得

你能洗刷你自己，不然的話，我不能答應這樣的辦法。

查 怎麼啦，提爵士嗎！他在那裏？

約 不要响；就在那裏。（指壁櫥）

查 我請他出來。提爵士，請出來！

約 不可，不可——

查 提爵士，請你到公堂——（拖提爵士進來）——怎麼呀！原來是我的

老保傅！你作什麼？你變了偵探麼，你不露面的暗中採集憑證麼？

提爵士 查理，你伸出手來，我同你拉手——我錯疑你了；你却不要同

約瑟生氣——原是我的計策！

查 是麼！

提爵士 我恕你無罪。從前我以為你是很壞的，我現在不這樣想了；我

親耳聽見的話使我很滿意。

查 幸虧你未聽我往下說——約瑟，你看是不是？（走開對約瑟說）

提爵士 你要反射他。

查 是呀，是呀，這却是開頑笑的。

提爵士 是的，是的，我很曉得他這個人是很顧廉恥的。

查 說到這件事，你既疑心我，也可以疑心他——約瑟，是不是？（走

開對約瑟說）

提爵士 好呀，好呀，我相信你。

約 我但願他們兩個人都走了！（在旁說）

（僕人上，同約瑟咬耳朵）

提爵士 將來我們也許不至於這樣的如同路人了。

約 我對不起你們兩位——我要下樓一回：樓下有人有要事同我商量。

查 好嗎，你可以有別一間屋子同他相見。我同提爵士許久不見了，我

有話對他說。

約 我必不可讓他們兩個人在一起。（在旁說）我趕快把那個人支走了，

立刻回來。——提爵士，你一字也不許提那個女裁縫（走開對提爵士

說，約瑟出房）

提爵士 我嗎！一定不提！（走開對約瑟說。）——呀！查理，設使你

常時同你的哥哥在一起，我們可以希望你能改過自新。他是一個道學

家。——世界上最名貴的莫過於一位道學家！

查 呸！他太過道學了——他過於顧名譽。我猜他願意讓一位教士進他的房裏，如同讓一個女子進來一樣。

提爵士 不是的，不是的，——來，來，你猜錯他了，他不是這樣的人！不是的！約瑟並不是一個蕩子，也不是一位聖人。——我很想告訴他——我們大笑約瑟一場。（在旁說）

查 他是一個苦行頭陀（借用 譯者注），是一個少年隱士。

提爵士 你聽我說，——你不要罵他；我告訴你，他可以有機會再聽見你所說的話。

查 你要告訴他麼？

提爵士 不是我說，有人說。我來告訴他（此他指查理 譯者注）（在旁說）你聽了，——你想笑約瑟麼？

查 我最想笑他。

提爵士 好嗎，我們就笑他，——他把我揭露出來，我要報復——我來的時候，他房裏有一個女子。

查 什麼呀！約瑟房裏有個女子麼？你說笑話。

提爵士 你不要响！是一位小個子的女裁縫。——最好笑的是，這個女子此時在房裏。

查 是麼！

提爵士 你不要响，我告訴你！（用手指）

查 在帷屏後麼！我們揭露她！

提爵士 不可，不可，——約瑟快來了——你切不可！

查 我們何妨張張看。

提爵士 切不可——約瑟永遠不饒我——

查 我幫你——

提爵士 約瑟來了（當約瑟進房的時候正是查理推倒帷屏時候。）

查 怪事！原來是提夫人！

提爵士 糟了！原來是提夫人！

查 提爵士，我生平未見過這樣時髦的法國女裁縫。據我看來，你們是

在這裏捉迷藏，我不曉得是誰被欺——我求夫人你告訴我，好不好？

一句也不說！——哥哥，你肯解說這件事麼？什麼呀！道學先生也不

開口麼？提爵士，我雖然是從黑暗處拖你出來的，你現在不在黑暗

處，你看明白了！你們三個人都不响！好嗎，我雖然不明白這件事，

我猜你們彼此是心心相照的——我只好走開——（快要走開）哥哥，你

令這位好人心裏不安，我很難過——提爵士！世界上沒得比道學先生

名貴的！（查理下，三人面面相向。）

約 提爵士，我承認，從外面看來，很像是很不對——你若耐煩聽我

說——我可以解說給你聽，令你滿意。

提爵士 請你解說。

約 爵士，提夫人曉得我愛瑪理——我說——提夫人，恐怕你的妒忌

脾氣——又曉得我同你們家裏的好感——她——我說——到我這裏來

——以便——我可以解說我對於瑪理的愛情——一見你來了——她恐

怕——我說過了——你妒忌——她就躲開——你可以相信，我說的全

是實話。

提爵士 你解說得很聰明；我敢說這位夫人可以證明你句句都是實話。

提夫人 提爵士——沒得一個字是實的。

提爵士 怎麼樣！你以為不值得替他圓謊麼！

提夫人 那位先生告訴你的話，沒得一個字是真實的。

提爵士 瑪當！我相信你。

約（在旁說）瑪當，你要揭破我麼？

提夫人 假道學先生，你讓我替我自己說話。

提爵士 先生，是呀，你讓她說；不必你教她，她造出來的故事，比你造得好。

提夫人 提爵士，你聽我說！——我到這裏來，並非是爲的瑪理，我而且並不曉得他愛瑪理。我被他邪言所惑，被誘到這裏來，若不是犧牲你的體面，至少也是聽他說他的假愛情。

提爵士 我此時相信有真實情形出來！

約 這位夫人是瘋了！

提夫人 先生，我並不瘋——這位夫人恢復她的知識了，原是憑你的詭計奸謀恢復的。——提爵士，我並不盼望你相信我——但是你發表你

對待我的一番柔情，那時候我很曉得你斷不曉得我躲在這裏親耳聽見你說的，你的柔情深入我的心裏，假令我並不出醜走出這房子，我將來也要發表我的誠懇的感激。至於這位甜言蜜語的假道學，他一面裝作對瑪理求親，一面要誘奸他的過於相信他的朋友的妻室——我此時看出他是一個最卑劣無恥的人，我因為聽過他的一番說話，我從此以後不能再敬重我自己的了。（提夫人下）

約 提爵士，雖是這樣，天曉得——

提爵士 你是個小人！我讓你問問良心吧。

約 提爵士，你太過暴躁；你一定得聽我說。凡一個人不肯聽——（提爵士下，約瑟還在那裏說話。）

第五幕

第一場 在書樓

(約瑟和僕人上)

約 仕先生！——你爲什麼曉得我要見他？你得曉得他是來問我要東西的。

僕 假使不是勞理送他到門口，我是不能讓他進門的。

約 呸！僕子！你以爲我這個時候願意見窮親戚麼！——你爲什麼不領他上樓來？

僕 我去領他，提爵士揭露提夫人，不是我的錯呀——

約 僕子，走吧！（僕人下）——我的運氣不好，我的妙計被人破了。

一轉眼的工夫，我的名譽毀在提爵士的手了，我想娶瑪理的希望已完了！我正是心裏不高興的時候，那裏還能夠聽窮親戚訴苦的話！我

對仕先生連一句慈善的虛話也不能說——哦！他同勞理來了。我得試試裝作鎮靜些，擺出慈善面貌來。（約瑟下）

（薛爵士和勞理上）

薛爵士 什麼呀！他不見我們麼！——這是他，是不是？

勞 是的，我恐怕你來得太莽撞。他的神經很弱，見了窮親戚更難受。

我原該先去告訴他的。

薛爵士 管他神經衰弱！這個人就是提爵士恭維的，說他最有慈善思想！

勞 他心裏怎樣想，我不敢妄斷；我說公道話，他似乎有許多空想的慈

善，可以比得上國內任何一位隱君子，可惜他不好盡力實行慈善。

薛爵士 雖是這樣說，他手指尖上有一串的慈善話。（只好嘴說，却不

實行 譯者注）

勞 薛爵士，不如說他舌尖上有一串慈善話；因為我相信他最相信的話

就是俗語說，慈善當從家庭始。

薛爵士 我猜這是家庭類的慈善，絕不走出家門的。

勞 你將見得他是這樣；——他來了。我不要再露出我打你的叉；你要記

得，當你出來的時候，我立刻進去報你本人來了。

薛爵士 是這樣；後來你到提爵士家中見我。

勞 一刻都不能耽擱。（勞理下）

薛爵士 我不願意他滿臉的和氣。

（約瑟上）

約 先生，我令你久等，請你莫怪。——你就是仕先生。

薛爵士 豈敢，就是我。

約 先生，請坐，請坐。

薛爵士 先生，不必，——太過客氣。（在旁說）

約 仕先生，我並不認識你，我見你的氣色很好，我極歡樂，你同我的

母親是很近的親戚，是不是？

薛爵士 先生，是的；原是近親，我恐怕我現在這樣貧窮的景況，辱及她的兒女，不然，我是不敢貿然來麻煩你。

約 先生，不必說抱歉話：——凡是窮困的人，雖然是素昧平生的，有權同富厚人家認親戚。我很想我是富厚人，假使我是富厚人，我就有能力量可以幫點小忙。

薛爵士 設使你的令叔薛爵士在這裏，我就有了朋友了。

約 我很願意他在這裏：你就不必找人替你說話。

薛爵士 我的景況就替我說話，不必找人。但是我以爲他送過你許多錢，你就可以替他行善。

約 我的老先生，你的消息不確。薛爵士是個好人，很是一個好人；但

是，仕先生，你要曉得今日的人貪鄙。先生，我祕密的告訴你，他所給我的，是很有限的；有許多人不得，以為他給了我許多錢，我却不去辨正。

薛爵士 什麼！他向沒寄現款——印度銀幣——古幣麼？

約 先生，那裏有這種事！沒有，沒有，有時送我些禮物——瓷器，圍脖子，工夫茶，印度鳥，炮仗——不過是這樣。

薛爵士 我給過他一萬二千鎊，他說我只給他些印度鳥和炮仗！這是他感恩的話！（在旁說）

約 先生，你應該聽說我兄弟的浪費：我不曉得幫過他多少忙，說出來是沒得人相信的。

薛爵士 我是不信的。（在旁說）

約 我不知借給他多少錢！——其實都是我之過；太過好幫忙，就是我

的弱點；我却不肯辨護我自己，——現在我加倍的知錯，因為我幫了他，就不能幫你，仕先生，我心裏是很要幫你。

薛爵士 滿嘴都是謊話！（在旁說）——先生，你不能幫我麼？

約 現在，我很難爲情的說，我不能幫你；但是，毋論什麼時候我有力最，我一定有信給你。

薛爵士 我心裏很難過——

約 請你相信我，我心裏也是很難過的；——我有心無力，比你有求不遂還要難過得多。

薛爵士 慈善先生，我告辭了。

約 仕先生，我很抱歉。——維廉，你預備開門。

薛爵士 先生，不必客氣。

約 請了。

薛爵士 請了。

約 毋論什麼時候我能幫忙，我一定給你信。

薛爵士 先生，你太過要好！

約 當下我盼望你體氣強健。

薛爵士 我永遠感激你。

約 先生，我是一番誠意。

薛爵士 查理，你承受我的財產！（在旁說，薛爵士下。）

約 一個人名聲太好就有一種不良的效果；貧窮的人聞聲而來，就要借

錢，我很費許多手段，才能夠一毛不拔，還可以享慈善的美名。真慈

善好像是真金子，價錢是很貴的；假慈善如同法國的假金器，一樣的

好看，還不要納稅。

（勞理上）

勞 約瑟先生，我同你請安：我很怕打你的义，但是我有要緊事見你，你看這封信就曉得了。

約 毋論什麼時候，我都是喜歡見你的。（讀信）——薛爵士！——我的叔叔到了！

勞 他當真是到了：我才見過他——他身體很好——船走得快，他很着急的要見他的好侄兒。

約 我很詫異！——維廉！仕先生若是未走，你截住他！

勞 哦！他走遠了，趕不上他了！

約 當你同他進來的時候，你爲什麼不告訴我？

勞 我以爲你有特別要緊的事：——況且我還要跑去告訴你的兄弟，約他在這裏見你們的叔叔，他一刻鐘間就到了。

約 他這樣說。他來了，我很歡喜——我向來未走過這樣不好的運！

(在旁說)

勞 你的叔父體氣很好，你一看見必定歡喜的。

約 呀！我很喜歡聽這句話。——剛剛在這個時候！(在旁說)

勞 我將告訴他，你很着急的要見他。

約 你去告訴，你去告訴；請你告訴他很孝敬他。我說不出來我怎樣的喜歡見他。(勞理下)——他剛好這個時候來，是我最不幸的事！

(約瑟下)

第二場 在提爵士家。

(甘太太和女僕上)

女僕 瑪當，提夫人今日不見客。

甘 你告訴過她，說是她的朋友甘太太要見麼？

女僕 瑪當，我說過了；她求你不要見怪。

甘 你再進去回一聲，——我很喜歡見她，只見一回子也好，我很曉得她此時很難過。（女僕下）真令我不高興，我所曉得的，還不到一半的環境！不久我們就看見報上全登了，人名字都有了，我是落後了，來不及布告十二家人家。

（巴爵士上）

呀！巴爵士！我猜你聽見——

巴 提夫人和約瑟——

甘 提爵士揭露——

巴 真是最奇怪的事！

甘 真是最奇怪，我替他們難過。

巴 我並不可憐薛爵士：他太過偏袒約瑟。

甘 約瑟麼！我聽說是查理和提夫人被破露的。

巴 不是的，不是的，——約瑟是情人。

甘 並無這樣的事。是查理。原是約瑟特爲把提爵士領去破露約瑟的。

巴 我告訴你我是聽——

甘 我却是聽——

巴 這個人是聽甲說的，甲是聽——

甘 甲是直接聽——施夫人來了；也許她曉得一切的情形。

(施夫人上)

施 甘太太，我們的朋友提夫人鬧出亂子來了。

甘 我的好朋友，可不是嗎，誰能想到——

施 是呀！光看外面是靠不住的；其實我向來都嫌她太過活潑了。

甘 可不是嗎，她的舉動太過自由；但是她年紀還青呢！

施 其實她這個人也有她的好處。

甘 她有她的好處。但是你可曉得詳細情形麼？

施 我沒聽見；但是人人都說約瑟——

巴爵士 是不是，我說是約瑟。

甘 不是的，不是的：是查理。

施 查理麼！甘太太，你令我聽了起恐慌！

甘 是呀，是呀，查理是她約愛人。我們說句公道話，約瑟不過是報信人。

巴爵士 也罷，甘太太，我不同你辯；但是，不管是誰，我盼望提爵士的傷不至——

甘 提爵士受了傷麼！可了不得，我却沒聽說他們相關的話。

施 我也沒聽說。

巴 沒聽說麼！沒聽說他們決鬪麼？

甘 一字也沒聽說。

巴 是的，他們在房裏決鬪。

施 請你告訴我們。

甘 請你把決鬪情形說一遍。

巴爵士 提爵士一揭露之後，對他說道，你是一個最忘恩負義的人。

甘 這是提爵士對查理說的——

巴爵士 不是的，不是的，對約瑟說的，——你是一個最忘恩負義的人；我雖是年紀老邁，我立刻要你給我滿意。

甘 是呀！這一定是對查理說的；約瑟斷無在自己家裏決鬪的道理。

巴爵士 瑪當，全不是的——提夫人看見提爵士很危險，就往外跑，神經很昏亂。查理睡在後頭，喊人拿醒腦酒和水來；瑪當，此後他們在房裏比劍決鬪。

(剡先生上)

剡 用的是手槍，不是劍：我的消息是很的確的。

甘 剡先生，都是真的了！

剡 瑪當，很真的，提爵士受了重傷，很危險——

巴 左邊受了劍傷——

剡 胸膛中了一槍。

甘 可憐提爵士！

剡 瑪當，是呀；設使查理能夠免了決鬪，他是不決鬪的。

甘 我曉得原是查理。

巴 我看出來了，我的長親全不曉得這件事的情形。

剡 但是提爵士罵他忘恩負義。

巴 我說過了你不——

刺 你讓我說吧！提爵士立刻——

巴 同我說的——

刺 只有你一個人曉得麼，我也曉得多少。有兩把手槍擺在衣櫃上（中略），不幸這兩把手槍是裝了子的。

巴 我却未聽見這種情形。

刺 提爵士強逼查理拿一把，兩個人相離很近的放槍。查理打中了，提爵士未打中；最奇怪的是，拿顆槍子打中爐台上的銅鑄的莎士比亞像，作一直角反射飛出窗口，打傷了郵差，這個郵差正在門口送從某處寄來的信。

巴 我承認我的長親所說的情形更爲詳細；但是我相信我所說的是真實情形。

施夫人 他們想不到這件事體與我有關係，我一定要打聽較爲真實的消

息。(在旁說，施夫人下。)

巴 呀！施夫人這樣驚慌，其中有個緣故，不難想得出的。

剡 是呀，是呀，他們都說——這都不相干。

甘 我請問你，提爵士此時在那裏？

剡 他們把他送回家，此時他在家裏，吩咐家人們說不在家。

甘 我相信，我猜提夫人伺候他。

剡 是的，是的；我看見一位醫生在我之前進宅的。

巴 誰來啦？

剡 這就是他：是醫生。

甘 必定是的；必定是醫生；我們可以曉得情形了。

(薛爵士上)

剡 醫生，有希望嗎？

甘 醫生，你的病人怎麼樣啦？

巴 醫生，病人受的是劍傷是不是？

刻 我賭，是槍子傷了胸膛。

薛爵士 你們當我是醫生，問我是否劍傷！又說是槍子傷了胸膛！你們說的是什麼！你們瘋了麼？

巴 先生，也許你不是一位醫生？

薛爵士 倘若我是一位醫學博士，我要謝謝你們給我這個學位。

刻 我猜你不過是提爵士的一位朋友。但是你一定聽說他遇險？

薛爵士 我一字也沒聽見說。

刻 沒聽見說他受重傷麼？

薛爵士 他何嘗受傷。

巴 身上受刀傷——

刺 胸口受了槍子——

巴 聽說是約瑟——

刺 有人說是他的兄弟。

薛爵士 你們鬧什麼！你們說的，沒得兩個人說一樣的話：但是你們衆口一辭都說提爵士受了傷。

巴 是呀！

刺 是的，是的，這是無可疑的了。

薛爵士 他既然是受了傷，他這個人未免太過不小心了，你們看來，這不是他走來嗎，你們看他走路不像受了傷的。

(提爵士上)

提爵士，我對你說，你來得很巧，我們正在這裏說你傷重不起了。

巴 長親，他的傷好得很快。

薛爵士 你既然受了刃傷，你的胸膛又中了槍子，你不在床上養傷，跑

出來作什麼？

提爵士 刀子麼！槍子麼！

薛爵士 這羣人，既不按法律，又不用藥品，要把你殺死，還要稱我作醫生，要我當預謀的人。

提爵士 你們幹什麼？

巴 提爵士，既然謠傳你決鬥是並無其事，我們聽了很高興，對於你其他的不幸事，我們聽了真是難過。

提爵士 原來全市的人都曉得了。（在旁說）

刻 提爵士，你這大年紀還要娶妻，原是你的不是。

提爵士 這件事同你有什麼相干？

甘 其實提爵士是個好丈夫，我們應該可憐他。

提爵士 瑪當，什麼可憐！我不要你可憐我。

巴 提爵士，雖是這樣說，你爲此事被人笑，被人玩弄，却不要見怪。

提爵士 諸位，這是我的家，我要作我家裏的主人翁。

刻 好在這種事並不是罕見的事，你也可以聊以解嘲。

提爵士 我不許你們麻煩我；我不客氣了——請你們諸位立刻走開。

甘 好嗎，好嗎，我們走，請你放心，我們必定盡我們的力量，作最好的布告。（甘太太下）

提爵士 你們走！

刻 我們去告訴人，你怎樣的受了苦待遇。（刻先生下）

提爵士 你們走！

巴 你 Very 能忍耐的受苦。（巴爵士下）

提爵士 鬼魅！毒蛇！惡鬼！咳！我盼望他們的毒氣，塞死他們自己！

薛爵士 提爵士，這羣人真是令人生氣。

(勞理上)

勞 我聽見吵鬧聲音：爵士，什麼事叫你生氣？

提爵士 呸，你問什麼？我那一天不生氣？

勞 我不問了。

薛爵士 提爵士，我按照我們的計策，見過我兩個侄兒了。

提爵士 他們是一對寶貝！

勞 是呀！提爵士，薛爵士深信你的決斷不差。

薛爵士 是的，講到底還是約瑟好。

勞 是呀，提爵士說，他是一位道學先生。

薛爵士 他嘴裏說什麼，就作什麼。

勞 聽約瑟說話，必定令人進德的。

薛爵士 是呀，他是今世少年的表率！——提爵士，怎麼樣啦？我料你恭維約瑟的，你却不附和我們恭維他。

提爵士 薛爵士，我們所處的世界是壞極的了，越少恭維越好。

勞 提爵士，什麼呀！你是平生沒上過當的，你爲什麼說這句話？

提爵士 呸！你們兩個啞我呀！你們這樣鄙夷我，你們一定是都曉得了。我要瘋了！

勞 既是這樣，提爵士，我們不再啞你了，我們當真都曉得了。提夫人從約瑟房裏出來，我碰見她，她是很低心下氣的了，她叫我替她對你說話。

提爵士 薛爵士曉得這件事麼？

薛爵士 我都曉得了。

提爵士 壁樹帷屏你都曉得麼？

薛爵士 是的，是的，我都曉得。我還曉得小個子的法國女裁縫。我聽

見這段故事，實在是樂到了不得！哈！哈！哈！

提爵士 很好笑。

薛爵士 我對你實說，我生平沒有這樣大笑過：哈！哈！哈！

提爵士 真好笑！哈！哈！哈！

勞 約瑟滿嘴的仁義道德，真好笑！哈！哈！哈！

提爵士 是呀！是呀！他的仁義道德！哈！哈！哈！這個假道學！

薛爵士 是呀，查理把提爵士拖出壁櫥來：哈！哈！哈！

提爵士 哈！哈！原是很好笑！

薛爵士 哈！哈！哈！當推倒那扇帷屏的時候，我很願意看你的臉：

哈！哈！

提爵士 是呀，是呀，推倒帷屏時我的臉色：哈！哈！哈！我從此不能

再露面了！

薛爵士 來，來，我的老朋友，我們不該笑你；我實在是忍不住。

提爵士 我請你不必因為我制止住不笑：你們笑我，並不傷害我！我自己也笑這件事。是呀，是呀，我以為作朋友們的笑柄是處於一種很歡樂的地位。早上起來見報上登某人，某夫人，某爵士怎麼長，怎麼短，是很有趣的事！

勞 提爵士，你簡直的可以看不起這羣傻子的譏笑；但是我看見提夫人向隔壁房間走；我曉得她願意同你言歸於好，與你所願的一樣。

薛爵士 也許因為我在這裏，提夫人不便走來。也罷，我留老勞在此，替你們兩口子說和；但是他一定不久就帶你們到約瑟家裏，我現在就到他家，我倘若不能勸敗子回頭，至少也要揭破假道學。

提爵士 你到那裏揭謬你自己，我是要來的；但是那裏是不祥地方。

勞 我們一回就來。(薛爵士下)

提爵士 老勞，你看她不是到這裏來。

勞 不是的，你看，她打開那道門不關。你看，她滴淚。

提爵士 一個爲人妻的，受點痛苦，也是該的，讓她悲傷一回也好，你看是不是？

勞 你太無大度了！

提爵士 我也不曉得怎麼樣想。你記得麼，我找着她的一封信，顯然是給查理的？

勞 提爵士，這是一封假冒的信，特爲讓你拾的。我有意叫西尼來，你就相信是假冒的。

提爵士 我很願意證明這件事使我滿意。她向這方看。你看她轉過頭來，多們好看！老勞，我去就她。

勞 最好。

提爵士 那怕等到我們兩口子和解之後，閒人十倍的嘲笑我，我也不怕。

勞 隨他們嘲笑，你不必用別的法子反唇相稽，你只要令他們曉得，嘲笑由他們嘲笑，你們兩口子還是很歡樂的。

提爵士 我照辦！我看我們兩口子還可以作國內最歡樂的兩口子。

勞 提爵士，凡人只要把疑忌置在一旁——

提爵士 老勞，你不必往下說了！你若是有意惠顧我，請你以後永遠不要同我說道學話：我聽夠道學話了，我一生用之不盡的了。（下）

第三場 在書樓

（約瑟和施夫人上）

施夫人 這是不可能的！提爵士當然立刻同查理言歸於好，自然是不反

對查理與瑪理結婚，是不是？我想起來，簡直的是心緒煩亂。

約 激情（愛情）不能補救麼？

施夫人 不能，狡詐也不能。咳！我是個傻子，同這樣不能辦事的人聯

盟！

約 施夫人，最受苦的還是我；但是你是看見的，我對於這件事還是很鎮靜的。

施夫人 因為這件失意事並不達到你的心坎；你之所以依戀瑪理，不過為私利起見。假使你愛惜她，如我之愛惜那個忘恩負義的浪子，你的脾氣或你的奸詐，都不能攔阻你露出你的愁苦。

約 你為什麼因為失望怪責我？

施夫人 不是完全是你造出來的嗎？你騙提爵士，排擠你的兄弟，還不夠你施展你的騙詐手段嗎？你為什麼還要引誘他的夫人？我恨你這個

太過貪於作惡了；你蘊斷作惡，未免太不公道，不會發達的。

約 我承認我該受責。我作惡原該走直路，我承認我繞了路，但是我
我們並不是完全失敗。

施夫人 未完全失敗！

約 你說你我會面之後你曾經試驗過西尼，你還是相信他是忠於我們
的。

施夫人 我相信他。

約 你又告訴我，倘若必要，他坦認發誓證明此時查理與你有約，有幾
封信從前寫給你的信作憑據。

施夫人 這個可以幫助我們。

約 來，來；還來得及。（外面敲門）你聽，大約是我的叔父薛爵士：你
躲在那間屋子；等他走過之後我同你商量。

施夫人 好呀，但是倘若他看破你，怎麼樣呢？

約 我不怕。提爵士要顧自己的臉不便聲張——你只管放心，我很容易看出薛爵士的弱點！

施夫人 我對於你的騙詐手段，並無不放心之處！你必須一次作一件騙詐的事，不可改變。（施夫人下）

約 一定的。原來如此！我已經倒運了，又被同謀作惡的人所餌。毋論如何，我的名譽總比查理好得多，我一定——什麼呀！不是薛爵士，還是仕先生，他爲什麼在這個當口走回來騷擾我——不久薛爵士走來看見他在這裏——又——

（薛爵士上）

仕先生，你爲什麼這時候走回來麻煩我？你不要在這裏逗留。

薛爵士 我聽說你的令叔薛爵士就要來了，對於你，他雖然是吝嗇，對

於我，他許慷慨些。

約 先生，你不能此時在我這裏逗留。我求你——以後毋論什麼時候

來，我答應你必幫你。

薛爵士 不能，我必要同薛爵士見面。

約 我要你立刻走出去。

薛爵士 我不走。

約 我要你走；維廉！你開他出去。你既逼我，我不能讓你片刻逗留。

——太不要臉！（推他出去）

（查理上）

查 你幹什麼！你捉住我的經紀麼？哥哥，你不要傷害小個子皮先生。

到底爲什麼？

約 原來他已經見過你麼？

查 他見過我。他是個老實——約瑟，難道你也同他借錢麼？

約 借錢！我並沒同他借錢！兄弟，薛爵士就要到這裏。

查 可不是！我們不要叔叔看見這個小經紀在這裏。

約 仕先生一定要——

查 仕先生！他姓皮。

約 不是的，他姓仕。

查 不是的，不是的，他姓皮。

約 不管他姓什麼，——但——

查 是呀，是呀，姓仕也罷，姓皮也罷，都是一樣；我猜他有一百個

姓。（敲門）

約 這是薛爵士到！仕先生，我求你——

查 是，是，皮先生，我請你——

薛爵士 兩位先生——

約 你一定得走！

查 一定要他走！

薛爵士 你們這樣兇暴——

約 這原是你的錯。

查 一定闕他走。（兩人逼薛爵士出。）

（提爵士，提夫人，瑪理，勞理上。）

提爵士 哈，我的老朋友，薛爵士！你們鬧什麼——你們兩個真是孝順
侄兒——叔父初次來見，你們闕他出去！

提夫人 幸虧我們進來救你。

勞 當真；我見得，薛爵士呀，你裝作他們的至親仕先生，也不能保
護你。

薛爵士 我扮作皮先生，也不能保護我自己；仕先生貧窮到了不得，也不能求得那位先生幫助他一文錢；我剛才所處的地位，還不如老祖宗們，沒得人還價，就被敲下來了。

約 查理呀！

查 約瑟呀！

約 完了！

查 十分完了！

薛爵士 我的朋友提爵士，老勞，請你們看看我的大侄兒；你們都曉得，他得過我多少錢；你們也曉得我所有的財產之半，我當作我是替他暫時管理的：我看破他這個人既無信，又無慈善心，亦無感恩心，你們就曉得我怎樣的大失所望。

提爵士 呀，假令我不是自己親身看見他那樣卑劣，陰險，狡詐，我當

然更覺得你這番話令人詫異。

提夫人 倘若他對於你們二位的話，還不承認有罪，請他叫我來說他的爲人。

提爵士 既是這樣，我們不必再加添什麼了：倘若他曉得他自己，他應該當作這就是世上最完備的懲罰。

查 他們對篤實君子說這種話，回頭來對我說什麼呢？（在旁說）

薛爵士 至於你的兄弟，那個敗家子——

查 輪到我了：那幾幅祖宗畫像，把我毀了。（在旁說）

約 薛爵士，叔叔，你肯聽我說麼？

查 倘若約瑟要滔滔不絕的演說一番，我可以有時候想想。（在旁說）

提爵士 我猜你擔任把你自己完全洗刷乾淨麼？（對約瑟說）

約 我相信我能洗刷乾淨。

薛爵士 你呢！我猜你也能把你自己洗刷乾淨麼？（對查理說）

查 薛爵士，我曉得我不能。

薛爵士 我猜，皮先生曉得祕密太多了，是不是？

查 是的；但是那些都是家庭的祕密，不應再提的。

勞 薛爵士，來來，我曉得你不能生氣，說查理的過失。

薛爵士 我當真不能；我說出來還要發笑呢。——提爵士，你曉得麼，

這個光棍把祖宗都賣給我；裁判官，軍長，是論尺賣，未嫁的姑母等等，是當破瓷器賣。

查 薛爵士，我當真的對於祖宗畫像太過隨便了。我的祖宗可以復現判

斷我的罪，我是無可抵賴，不能不招認；我的罪惡已經揭露了，這個時候我所以還不覺得難過到死，實因此時我看見你，我的大恩人，心裏實在是熱烈的滿意，請你相信我這幾句由衷之言，我若不是有這樣

的感覺，我也說不出這樣話來。

薛爵士 查理，我相信你的話；你再伸手來：掛在榻上那個難看的小個子，同你和解了。

查 我對於那畫像的本人，倍加感激。

提夫人 薛爵士，我曉得，這裏有一個人，是查理尤其著急要和解的。

薛爵士 哦，我在外國就聽說他們兩人相愛；請這位小姐莫怪，倘若我

猜中了——那臉上的紅暈——

提夫人 好孩子，你說你的意思！

瑪理 爵士，我沒得什麼說的，但是我聽見他歡樂，我將高興；說到我

——毋論我怎樣配得他的愛情，我願退讓，讓給更應享受的人。

查 瑪理，這是怎麼講呀！

提爵士 嘻！內裏有什麼神祕呀！——當查理是一個屢教不悛的浪子

時，你是什麼人都不嫁，只要嫁他；現在他可以改過了，我看你却不肯嫁他。

瑪理 他自己的心和施夫人曉得其中的原故。

查 施夫人麼！

約 兄弟，我因爲很關切，故此對於這一點不能不說兩句話，我是爲公道起見，而且施夫人所受的損害，不能再隱瞞，不得不說。（開門）

（施夫人上）

提爵士 哦！又是一個法國女裁縫！我猜他每間屋子都藏一個。

施夫人 你這個忘恩負義的查理呀！你負心寒盟，使我處這種嫌疑地位，你也應該詫異，應該替我難過。

查 叔叔，這又是你的妙計之一麼？我簡直是不懂。

約 我相信只要再有一個人的證據，就可令人明白了。

提爵士 我猜這個人就是西尼，——老勞，你把西尼帶來，是很對的，
讓他出來吧。

勞 西尼，請你進來。

(西尼上)

我原想到，他的見證是用得着的；可惜他進來並不是幫施夫人的，是
反對施夫人的。

施夫人 是個惡棍！到底你賣我！你說呀！你也陰謀害我麼？

西 我向夫人求宥，求你饒恕我一萬次：你買通我說謊，花錢很多；可
惜有人加倍給我錢，叫我說實話。

提爵士 可了不得！詭計，和破詭計的詭計！（你害我，我害你，譯
者注。）

施夫人 我望你們受我所受的又羞又恨的苦！

提夫人 施夫人，且緩一步走——你未走之前，我謝謝你，因為你和那位先生費了許多事，替我寫信給查理，又是你們替查理寫回信；我又托你同你作校長的學校諸位請安，請你告訴諸位說，提夫人學士，今將學位送還他們，不再掛招牌了，再不毀他人的名譽了。

施夫人 瑪當，你也是令人討厭——不要臉——我盼望你的丈夫再活五十年！（施夫人下）

提爵士 好利害的一位凶神！

提夫人 的確是一個心懷惡意的人！

提爵士 嘻！不是爲她末後一句話麼？

提夫人 不是的！

薛爵士 你如今有什麼話說呢？

約 我實在想不到施夫人賄買西尼作證人，騙我們，我不曉得說什麼

好：她是有仇必報的，我很怕她去害我的兄弟，我當然應該立刻尾她之後。（約瑟下）

提爵士 真是始終不懈，說道學話說到底。

薛爵士 約瑟，你若果辦得到，不如娶了她——油同醋，你們兩個人一定處得來的。

勞 我看我們用不着西尼了？

西 當我未走之前，我一次得求你們諸位恕罪，我作過種種事令諸位不安。

提爵士 你最後居然作了一件好事，可以蓋過前愆了。

西 我求在座諸君切勿告訴人。

提爵士 你一生只作過一件好事，你爲什麼還怕人曉得呢？

西 先生，請你想想看，——我這個人是靠壞名聲吃飯的；我無所依

靠，惟靠壞名聲；設使外頭曉得我得了錢作了一件好事，這四海之內，我簡直的沒得一個朋友的了。

薛爵士 也罷，——我們以後不說你一句好話害你就是了，你切勿害

怕。（西尼下）

提爵士 好一個惡棍！

提夫人 薛爵士，你看，用不着什麼相勸，和解你的侄兒和瑪理啦。

薛爵士 本來應該如此的，我們明天就辦喜事。

查 謝謝叔叔。

提爵士 你爲什麼不去問小姐答應不答應？

查 我早已問過了——我一分鐘之前問過了——她的神色答應我了。

瑪理 查理，你說這種話，不害羞麼？提爵士，我要抗議，我並沒說過

一個字。

薛爵士 話越少越好；——我望你們兩人相愛，愛情永無輕減之日！
提爵士 我望你們兩人相處歡樂如我與提夫人意中所望的那樣歡樂！

查 勞理，老朋友，我很曉得你同我賀喜；我曉得我很欠你的情。

薛爵士 你當真很欠他的情。

勞 假使我替你出力無效，你因為我的嘗試也欠我的情；但是你應享款

樂，你還債還過頭了。

提爵士 是呀，勞理常說你會改過。

查 提爵士，說到改過，我不敢答應，我却立意改過；幸而有規勸我的

人在——有我的溫柔嚮導——呀！有那一雙美目所照的為善的路徑，

能夠捨開不走麼？（唱歌。）

我的寶貝小姐，你雖然不運用美人的權力，你仍然節制我，因為我

願意服從：我是從罪過逃出來的人，惟有愛情和你可以安我身；

(對台下說)你們諸位不必怕，只要你行得正，謠言自消。(完)

造謠學校

一九二九年八月初版 二千册
實價五角五分

著者 R. B. Sheridan

翻譯者 伍光建

發行者 新月書店

上海望平街

版	所
構	有

8.1

46000